丹巖奏議 二

疏劄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三目錄

疏劄

辭右議政第二疏

第三疏

陳戒劄

辨鄭錫三疏語疏

辨徐命均宋寅明疏語劄

論鄭亨益疏語且請鎭安朝象劄

與僚相聯名辨尹陽來疏語附陳所懷劄

論蕩平且乞勘罪劄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三

疏劄

辭右議政第二疏 乙巳三月初六日呈

伏以臣昨上辭本猥陳微懇庶幾體下之仁或加俯諒矣及奉批旨不賜矜許慰諭備至臣奉讀惶感繼以悶鬱不知措躬之所也竊伏念臣是戚畹一小臣也向於東銓之命黽勉暫出旋引先朝許遞之意戚臣自處之義縷縷陳達於筵席則殿下即降俞音諭以全保之至意臣至今感泣銘鏤心肝不料曾未數旬叨此寵命而責任之重且大加於

銓長不啻十倍 殿下之遞彼而授此臣之捨彼而
取此豈不大違難慎之道而有乖辭受之節耶且伏
念 殿下之所以擢臣於三事之列者非以榮其身
也欲望其出言行事或有一分裨益也臣雖庸愚顓
蒙若其平生之志則亦不在於貪冒利祿而已臣之
項目所進袖劄實自片片赤心中出來竭智殫誠引
經据義欲以仰輔 殿下典學之工出治之本其苦
心血忱庶幾可質神明而側聽累日未有可否之
教考之政教未見採納之實狂言之不槪於 聖心
亦審矣 殿下旣知其言之無足可取而猶且尊寵

其身使居百僚之首者抑獨何哉豈 殿下知臣巽軟模稜招麾唯意姑以久次循序差除以備一時之驅使而已耶在臣固榮矣在 殿下置相之政果何如也臣反復思惟終難冒出敢此申籲畢陳情悃伏乞 聖明深惟漢帝久念不可之意且念賤臣不合輔相之職 亟命鐫削臣新授職秩改卜賢德以尊國體以慰衆望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愧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疏之批已悉予意更何多詰噫卿觀國事岌業乎否乎此時相職一日不備可耶否耶今予所倚毗者惟在於輔弼而左揆篤老卿辭至此如是而國事奚做所引漢事予之於卿既異於漢文若以戚里言之則卿之從兄既已拜相則今卿所辭不亦過乎今予拜卿者一以循公議一以

為國事但其視公而已若以戚里嫌避則是計較也其免於私意哉卿須體予之意務乎寬平補我不逮則豈非家國之幸耶是因卿辭而反以勉之卿其體哉䄂劄之答當欲面諭於筵席矣卿其安心勿辭逮出論道用副至望

第三疏 同月初七日呈

伏以臣於輔相之職自知不稱揣分量才終難堪承
而辭本再上 批旨愈隆開釋之慰諭之又從而誠
誨之諄諄提耳不啻若慈父之詔稚子臣莊誦再三
感淚自零至於務寬平之敎即臣平生所自勉而未
能者也今玆 聖諭又及於此臣雖不佞敢不服膺
而銘佩焉第未知 殿下於寬平二字作如何看耶

臣嘗考之中庸有曰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
毅足以有執也盖寛裕屬乎仁剛毅屬乎義二者相
須而成徳非剛毅則所謂寛裕者婦人之仁也非寛
裕則所謂剛毅者非義之義也是皆倚於一偏而不
可謂聖人之徳也是故書曰寛而栗孔子曰剛毅近
仁或問於朱子曰為政當以寛為本而以嚴濟之朱
子曰當以嚴為本而以寛濟之寛非廢弛之謂也至
於平字則易曰稱物平施朱子曰不問是非曲直以
此為平是乃所以大不平者是也臣竊謂今日急務
必須先嚴於是非邪正之辨而及其勘罪也則空體

易經折首獲匪其醜之訓然後方可合於寬平之道矣向來諸人以建 儲為廢立以 代理為簒逆原其情狀固難逭於 王法而亦多有迷惑脅從之類則豈可盡置之重辟乎只宜先明各人之罪犯然後酌量其首從而差等論斷以行天討而常使惻怛不忍之心行乎其中可也竊聞 殿下於此輩常有掩覆顧藉之念又有以德報怨避遠嫌疑之意參錯於其間雖至重之罪而亦靳至輕之律 宗社之大罪國家之大體有不暇顧焉以是而為寬平則竊恐有違於上所陳聖賢之遺訓也 殿下如以臣言為可

則空法大舜之取人爲善渙然改圖即賜採納如以臣言爲不可則是臣見識錯謬言議顛妄不足備

殿下之輔相也決矣玆敢仰陳迷滯之見以俟取舍之命惟 聖明察其可否而進退之毋徒以寵祿榮其身以貽四方之譏笑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兩疏之批罄悉予意更何多誥令觀卿疏因予言而勉戒之言誠甚切至予雖否德可不體念焉然日昨批旨只言寬平未盡予意因一卿言而言之可乎予所謂寬者豈巽軟而已哉剛之一字豈不好矣而近來黨錮日甚干戈相尋此非剛毅之剛也不乃時世之剛也正當補不足之時其將務寬乎務猛乎謂今日一誠如孔子抑子路問強之時也昔舜時四凶也聞殛一竄三而予未聞盡誅四凶也既誅元惡隨從竄配而抱冤者既雪則處分大定今日之先務遵守 先志明其是非而已嘻噫向日鋒刃尚

忍言哉甘心護黨網打廷臣論其負犯則黨之殛之
固無不可而近以臺啓中請鞫者若允則東引西援
奚況乎濫邪允啓之後若或遽還則國法之經庭初
不若慎重之爲愈亦斬竄配之啓者意亦在焉寔此
草所爲雖非向日之比卿須思之南竄北謫景象若
何今者竄配亦至於十有餘矣嗚呼渠雖無謂父母
妻孥何尤焉一人竄配以起十人之悲渠之所犯雖
異於向日其間景色奚異於往時子曰不報無道君
子居之是雖抑子路之言亦近理也予雖涼德不欲
效漢明夜起彷徨之事然剛者夫子猶欲見之上下
自修只守天理剛而勿失則豈非國家之幸耶體卿
剛字爲自服之銘仍反言而勉礪羣工卿其須體至
意勿復巽讓即起視事用副上下之
望仍傳曰遣史官傳諭與之偕來

陳戒劄 同月二十八日呈

伏以鞫獄之設今至三旬而一番開坐更未推訊或
赴衙而空返或出令而還止又已四五日矣金吾諸

堂臺閣諸臣鎭日違牌罔念事體臣今見差大祭獻官又將延至一旬備局之坐亦以堂上不齊欲行未行者三四次矣今日諸臣莫不以討逆爲急而欲討逆則不赴莫不以國事爲憂而欲議事則不就凶賊焉不能鞫國政焉不能決如是而尚可爲國乎臣誠不勝慨然憂歎之至臣未知此其故何哉 殿下亦嘗熟思而覺其所以然否此無非如臣無似忝居具瞻之位不能董率百僚盡瘁 王事使一時風習委靡玩愒而然也反躬惶愧誠無以舉顔於清朝也臣旣自咎之不暇更有何言而然念上下交修自是美

事願效愚忠於 殿下之前惟 殿下留神焉向也
殿下收召舊臣於積年罟擭之中在諸臣實有生死
肉骨之恩孰不感泣奮勵欲效追報之至誠而伏聞
殿下嗣服之初崇用賊臣枉殺不辜乃反錯愕失圖
咸懷臨河之歎擧切戴天之羞只欲一哭 塊殿一
瞻 天顏而退及至 元良定位國本永固又因相
臣一劄幽冤畢伸則始相告欣欣羣情稍定然而國
賊尚在大臣之列 聖意終無轉移之望人皆觧體
無有固志無且 聖質仁慈太過剛毅有歉必欲曲
體下情或至有損大體羣下亦皆狎愛恃恩漸萌懈

怠之心始焉竭誠力爭之臺閣今則呈告紛紜始焉
奔走率職之諸臣今則違牌相繼而練達事務如權
愭學識精明如金鎭商者尚無赴朝之意此豈向國
之誠有所不足而然哉盖以國事爲無復可望只欲
自保身命而已况伏聞左相又將辭退左相年老病
痼雖不能筋力奔走而卧閤論道時進格言其所以
匡輔於國者奚啻千勻之力而浩然長往白駒難縶
則其爲國家之不幸當復如何而左參賛金輿慶亦
無久志云朝著之間只有懷祿保位之一賤臣而已
然臣亦有秉彝羞惡之心既至此境則亦何忍獨留

爲弊思之至此不覺心寒而氣短也伏乞 聖明先遞臣輔相之職以彰其慢金吾備局不進堂上並加推考警責仍下 嚴教飭勵羣工 殿下亦宜自謀聽言如流討罪必嚴深陳旣往之悔痛改前日之習寬而栗毋至於流嚴而泰毋至於刻使朝廷之上風采立變政令之間觀聽皆聳而在朝思歸之臣至誠勉留在野不赴之人盡禮招延 君臣上下精白一心共治天職毋墜我 祖宗三百年之基業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 噫予於近日事非欲太寬也向日鋒刃尚忍言哉非 大行朝至仁盛德則其流之害爲如何乎予則上以遵 兩朝之德意卿等豈不戒往日之毒手乎日昨備忘已諭而若論其所爲則流竄之罰

亦云未矣而竄配之人已過卄數矣或因臺啓之未
殺尚不發配道路之人必相告曰吁嗟彼輩戒害之善
類慘矣刻矣今之被譴是誰之愆云則已若日向日
譴行前古所無而車馬繞還又續其道雖因渠輩之
毒正朝家處分則無鑑前戒後之意云則其傷感和
氣當何如哉今予此言但言其大略而已若或拘於
此而不即處分則是誠私意也予雖否德豈忍爲此
哉是言上下必然之理故也噫今日處分非予之意
體 先朝之意從與不從非關係於固與不固諸臣
之因此欲爲長往者莫非緣予誠淺之致與懟惡之外
夫復何 諭反躬自省嗟世發歎而已噫予雖涼德所
受者乃 兩朝之遺艱也諸臣雖不念及於今日獨
不念 兩朝之受恩乎惟此一言可以定去就矣至
於左相事予雖誠淺當竭力勉留矣近日賓廳日次
無一番開坐予亦欲下教矣卿言是矣不進堂上並
推考而鞫獄事體何等重大而連日違牌一向遷就
少有紀綱必不若斯并從重推考以警日後焉劄中
勉誠之言言言切至可不服膺乎卿勿過辭安心視
事補我
不逮

辨鄭錫三疏語疏

時將以伸寃削勳事告廟須教公與左相鄭公澔及諸備堂入侍請於告文教文中勿諱大行朝違豫之節以著本然懿美之德以彰奸凶擅弄之罪上允之遂命添入其語一邊人欲因以嫁禍鄭錫三首先投匭曰先王雖有疾患何敢追提又曰殿下見誤於一種反常之論公以其言危險待命金吾上命勿待命遣史官借来使聽面諭仍下備忘大略以爲錫三之請收成命大意好矣然大臣筵奏非爲暴揚欲明盛德故予不得已允從而錫三侵逼大臣不少顧藉命削黜又下傳教曰錫三疏語雖駁其意則乃予初不忍提者寢其添入之命公遂連納命召不進三司啓請鄭錫三絶島安置仍前成命勿諱大行王疾患並依啓公又上此疏實四月初八日也

伏以臣朝者擬赴鞫坐旋以園陵奉審將欲詣闕辭陛矣伏聞司果鄭錫三之疏誣斥臣身語意非常

不勝惶駭痛迫走伏金吾門外恭俟處分而不意
聖明曲加寛假　恩旨荐降近侍相守臣於此罙增
悚縮莫知置身之所也夫疾病之來聖賢之所不免
而　盛徳之掩翳千古之所疑惑臣未知諱疾與彰
德孰爲重而孰爲輕孰爲本而孰爲末耶臣則欲彰
先王之徳錫三則欲諱　先王之疾而乃反以經事
先朝四字指斥臣身直驅臣於不臣之科其亦可怕
也噫辛丑以後變易　肅廟之處分戕殺　肅廟之
大臣固出於小人之欺誣而歴觀前史受其欺誣者
爲何如主也以　大行王平日至仁至明之徳若非

有无妄之疾則其所以受欺誣豈至於此哉臣嘗反
覆以思必須明言　先王違豫之實狀然後小人乘
間欺誣之情節可以畢露必須明言小人乘間欺誣
之情節然後　先王本然之懿德始可以彰明較著
今只曰小人之所欺誣只曰彰　先王之德而不言
其所以然則天下後世何以知　先王聖質之粹然
懿美　聖德之渾然無疵也哉臣爲是之懼妄謂今
日大義理大根本只在於此一款先明此事然後倫
常可立賢邪可辨國事可做民心可服　殿下之所
以孝於　先王臣等之所以忠於　殿下者庶可以

無憾矣臣之前日袖箚中勤勤懇懇重言複言而不
知止者專欲爲 先王辨誣勉 殿下盡孝而已未
數日遽賫爰立之 命又降袖箚所陳予當面諭之
教臣遂黽勉承 命仍復申告於前席者不止一二
其後 備忘之特下似若用臣之言而有疾二字終
靳提擧又嘗 下教曰向時人之必欲秘諱 聖疾
專在於掩遮渠輩情狀而猶教以自我書出有所不
忍臣敢對以 殿下之不欲親自提起不過世俗外
面人事上而恐有乖於辨 聖誣彰 聖德之大體
云爾則遂降曰俞之 音矣臣之所恨者 殿下果

以臣言爲不忍聞不忍提則是臣見識謬錯秉心不
忠其於大義理所關處未免反常悖理即日斥退不
使更進於前然後　殿下聽言用人之道方可以無
歉何必羈縻虛禮苟備任使而已乎在臣自處之道
其苦心血誠研窮講磨自以爲聖賢復起而不易者
惟在於此一事於此而不概於　聖心則更將何物
以贊　聖化之萬一哉前後　聖批雖未即賜採用
亦嘗俯諒臣心之出於爲　先王矣妄意積誠開導
或可以感悟　宸衷夫辨　先誣式至今日尚未引
退矣今果遭此罔極之人言而　殿下又以日昨遽

奏不得已勉從爲 教至有還寢前 命之舉於是
乎賤臣之罪著矣錫三之言行矣夫彼輩諱疾專出
於掩遮自己擅弄之狀 殿下旣已洞燭而今日
處分乃反如此是 殿下曲掩彼輩欺誣之罪而非
所以彰 先王之聖德也臣則以 先王之爲小人
欺蔽爲不忍聞不忍提之事必欲明其由於 違豫
之致錫三則以 違豫二字爲不忍聞不忍提之言
而不顧 聖德之掩翳然以義理則彼此所執自莫
遞於 聖鑑之下而 殿下又從而入其說此無非
臣平日誠意淺薄事君無狀不能感格而然反躬自

愧尚誰咎哉今則 殿下雖欲保其職秩不賜斥退
不可得也臣雖欲貪戀恩私苟慕利祿亦不可得也
勿待 命之 教雖降而不敢晏然歸家息偃自在
敢以一疏略暴危懇所受命召亦不可仍留於待
命之地謹令錄事替納尤增死罪伏乞 聖明亟命
下臣司敗按法科斷以光孝悌之德以昭清明之治
不勝幸甚臣無任望 天祈懇席藁血泣之至答曰省疏
具悉卿懇日昨筵席勉從所請者知卿等欲明大
行朝盛德之意也今日備忘中不得已三字乃初予
不忍言之意也以卿等之語有何一毫爲非而謂之
者哉而況還收成命者不過不忍之意而因此而定
其義理則末流之弊其將勝言意予豈未效漢高銷
刻之意終使 大行朝盛德至仁無以明於後世又

陷廷臣於傾軋之窠乎特命收還判付卿其須體至
意安心勿辭亦勿俟罪即日入來用副予倚毗之誠
○鄭錫三島配事後
改命極邊遠竄

辨徐命均宋寅明疏語箚 公既承前疏之批遂赴召命上引見慰諭公復陳前疏義理上遂流涕感動仍下備忘而辭旨大略如公所陳於是宋寅明徐命均等迭起投疏一與鄭錫三疏意同上乃命還入備忘而改下之公又陳箚辨之即前疏後三日也

伏以臣於今日始伏見徐命均宋寅明之疏本造意至深下語至重或曰戚我 殿下之心傷我 殿下之德或曰傷天理拂人情不念萬世之譏議而輒斷之以關係綱常臣誠危怕駭惋毛骨俱竦也夫歷代

史牒之無是事其言固然矣臣等亦豈欲無端提擧
有所須示而未知歷代史牒果有秘諱聖疾之事耶
凶徒之所以秘諱者只欲遮掩自己欺蔽之跡而爲
此史牒所無之事則到今須示其由使　聖德彰明
者誠出於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此豈臣等之所樂
爲哉彼命均寅明在自中始有稍緩之稱而至於
肅廟處分之變易　肅廟大臣之戕害則恬然熟視
而不出一言及至今日欲沮　聖德之彰明臣未知
今此疏語果出於爲　先王耶抑深恐渠黨情狀之
盡露而裝出綱常二字籠罩一世以爲脅持臣等恐

動天聽之計耶昔夏侯勝以窮兵黷武奢泰無度之說直指先帝而後世猶稱其直未聞以綱常之罪加之況今之欲添入違豫二字者只恐聖德之掩翳而乃反陷於綱常之罪耶 殿下學問精深見識超詣可以洞照於此等情狀而伏聞備忘中改下之語似若有動撓於其言者然豈耶者筵中雖教以已盡覺悟而猶未釋然且前日拘小節之病根未能盡祛而然歟己卯先正臣趙光祖之被禍也 中廟使承旨諭旨曰汝心非不善也不得已罪之及至末年 乾心洞鑑已有渙恩之漸則戕殺之非出本意

人孰不知乙巳之禍在於 明廟冲年則其時事非
出 睿斷人孰不知至於壬寅之事羣小乘 先王
之違豫簸弄欺蔽唯意所欲而以秘諱 聖疾爲自
脫之計専欲歸累於 聖德允諸 處分之不出於
聖意其何以辨之哉平日近侍之臣雖心懷隱痛口
不敢言而至於中外臣庶豈能知 聖德之本無瑕
疵乎己卯乙巳之事只論其事自可曉然而壬寅之
事必如是而後 聖德可明則決不可只論其事而
已臣恐 殿下於此或未及深察也誠不勝憂歎之
至伏乞 聖明更下精義之極工以盡繼志之大孝

使甲乙之言無或眩惑仍治臣不能匡輔聖德鎮

壓衆論之罪不勝幸甚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之誠心予既洞知而昨日改下備忘者非將兩疏而發也閱觀列聖誌狀而因爲下教者也君臣之間責乎講磨於事理此雖本非可諱之事而告文教文皆以予言則諱此言而不能成文則已仁廟宣廟只言其事而忠邪之分大明於後世此正欲法堯舜當法祖宗者也意予若疑卿言而不能用則陞拜相職之意果安在哉予雖涼德實愧焉此卿其須體至意勿復過自引咎安心視事以副至望

論鄭亨益疏語且請鎭安朝象劄同月二十六日呈前三日

陞拜左相

伏以臣日昨序陞之後因命召之在外久未祗肅

新命以致鞫坐多日停輟不勝惶恐之至仍伏念見

今朝著草刱班行苟簡唯宜汲汲收聚人材精白一心庶幾仰賛維新之化而在外未應　命者尚多其人方以爲閑意外閙端層生在朝者亦多不安其位判尹尹憲柱之遭彈已可慨惜而又因諫長之疏雄藩新臬經幄儒臣一時引入此外勿論職秩之高下以叅疏自首乞解者不勝其紛紜爻象不佳渙散在卽臣誠中夜憂歎寢食不寧也噫當火色滔天生死立判之日能毅然不撓蹈危無悔者可謂卓立之君子如此輩人朝家崇奬顯擢風勵一世可也至若怵禍避死黽勉撓屈者自是凡人之恒情在儕友責備

之道交相規警則可也而朝家何可以此罪之與適時媒進者一槩論之哉今此鄭亨益之所論誠過矣且多爽實之言云臣實爲亨益惜之也然亨益之意則只欲明義理也務激揚也 殿下唯當裁抑其太過而已何可輕加摧折以防言路耶伏見近日 批旨似有厭薄亨益之意臣竊以爲未安也申昉李重協俱以名官遭此重劾論其情勢有難强迫臣謂宜姑許遞職仍復收用而優容亨益以彰直氣其餘辭免諸人使之依舊察任則 處分得中朝象庶可妥帖矣伏乞 聖明留神澄省焉 答曰省劄具悉爾懇雖常時層激之言予

所不取而況朝著草創百事未舉則以爽實之聞斥人不諒已涉過矣而疏中所論亦欠篤厚故略示譬諭矣豈有厭薄之意乎李重協事卿言是矣若解本職而申明事臺言過當予已知之漸遞其職意亦有在

與僚相聯名辨尹陽来疏語附陳所懷劄五月十六日與右相李公觀命聯名

伏以臣等伏見大司諫尹陽来之疏則以臣等項日請罷都憲之啓謂有傷於事面顯加譏斥臣等竊惜其全昧事面也夫宰相有過臺諫論之臺諫有過宰相糾之者自是清朝之美事臣等聞　肅廟朝筵中儒臣有言大臣啓罷憲長之恐傷事體大臣以為宰

相豈不能糾正臺諫耶儒臣深自愧伏其後每對人言少時不解事體如此況臺諫之論大臣以一紙啓辭至請流竄誅殛則大臣之糾臺諫獨不可以啓辭爲之耶問事郎廳以鞫廳兩大臣意啓達則其事體比劄子尤重其所謂爲事面惜之云者臣等誠未知其何說也然此莫非臣等平日罷軟見輕同朝之致何敢仍據具瞻之地以羞清朝耶伏乞 聖明亟遞臣等之職以謝人言焉抑臣等於其疏竊有所憂歎者敢此附陳焉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實千古人君聽言之要訣

而與亡治亂係於此矣臣等竊覸 殿下學問非不精明而逆心之言則輒加訑訑之色遜志之言則輒有樂聞之意向者臣鎭遠以明 先王之有疾以彰先王聖德之意前後陳奏不啻勤懇則 殿下感然感動至於嗚咽流涕而敎曰義理之當如此今始覺悟明日即 下備忘而猶且過加疑愼有不欲明言之意於是宋寅明徐命均等仰揣 旨意乘隙設疏以遂 殿下之志則 殿下遂入其說且於今日討罪之擧前後 聖敎每以爲嚮來羣奸之慘毒初出於黨論黨論之極至於危逼 聖躬則豈可謂之以

黨論而 殿下並歸之於黨論靳允討逆之請且以蕩平二字屢勤 教諭臣等竊恐 殿下此教大有傷於名教矣今若泝源而論之則凶徒與善類相背者初出於黨論而及其末流無所不至謀危 宗社罪犯惡逆則直當以討逆之法治之寧可復以黨論視之乎蕩平云者秉心至公一循天理之謂不可以雜糅賢邪爲蕩平之道以此反復開陳不止一二而識淺辭拙尚未有以感回 天心臣等方且爲世道憂悶而今陽來深懷顧瞻之情欲售疑亂之計潛心揣摩仰探 聖志遽以論議色目務歸蕩平等語

深中 殿下之意其爲計不但在於避事而已彼憲府諸弁之啓固不免太過而初非重發之論則於諫院何關而如是費力分疏必欲起鬧於臺閣非不知巨慝之當討而不欲與諸臺同事者抑何意也想其白首窮荒萬死歸來志氣摧剥左右顧畏有此作意規避之跡渠則不足恤而或恐 殿下悅其承意不能反求諸非道則將至義理愈晦倫常日斁終至於國不爲國而後已可不懼哉唯 殿下留神猛省毋或撓惑於遯志之語以盡聽言之道至於略加譴責策勵羣工亦不可已也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日者請罷大司憲深得三事之體卿

等有何引咎之端乎劄末所陳意實好矣而噫予雖宗德蕩平二字自謂非看得之非矣今若擧國之人同與予意則吾國豈不庶幾而心慨者但此事之未行也卿等安心勿辭卽起論道

論蕩平且乞勘罪劄 同月十七日呈

伏以臣被斥諫長不敢晏然猥陳乞免之章兼暴憂慨之忱伏奉 批旨不許所辭又勤 誨諭臣奉讀惶感罙增悶蹙夫 聖意之務行蕩平者誠是治國之要而臣等亦豈不知其爲好道理耶抑臣等所謂蕩平者有異於 聖意之所在曾已申告于 四聰之下而今何敢以煩複爲嫌不盡其所蓄積以副殿下察邇之盛意哉臣聞臯陶之告大禹曰天敍有

典五惇哉天秩有禮五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章哉天討有罪五用哉四句皆加天字天即理也一循天理不雜私意以之命有德而討有罪則賢邪各得其分輕重各適其宜典禮大明而寅協之義成矣臣愚竊以爲蕩平之道無過於此矣苟或不然有德而不章之有罪而不討之勿問賢邪唯務並容則畢竟小人伺釁而進指君子爲偏黨深中人主之意而自然衆君子並退危亡隨之此果合於蕩平之道而能成寅協之義哉彼凶黨之罪本出黨論終犯凶逆黨論凶逆初雖相貫而其實黨論自黨論凶

逆自凶逆以黨論治凶逆果合於天討之義耶況黨論二字雖人主之所惡而黨論之中自有邪正唯當辨別而取舍之然後可期蕩平之休今以惡黨論欲破之心並與凶逆而不致天討則如是而可謂國有法乎夫人臣情態之最可惡者莫如逢迎 上意以濟其私而尹陽來官以諫名乃敢經營揣摩投合聖心彼五弁之被彈雖未知虛實之如何而憲臣不過隨聞論列而已此何與於黨論而遽發蕩平黨論之語欲望 殿下喜聞其語致疑憲臣賭得 殿下之寵幸沮敗將發之大論而殊不知朝廷諸僚已覷

其心肺矣 殿下得此遜志之語而不能求諸非道乃反聽納而奬詡之臣竊爲 聖德深惜之也雖然殿下務行蕩平而臣等不能倡率國人式克欽承使蕩平之道未行於世而吾國無庶幾之望則是臣等之罪萬戮猶輕 殿下雖欲曲加寬恕邦憲至嚴不可撓屈臣等亦何敢仰恃假借之私靦然仍據於百僚之首乎伏乞 聖明亟遞臣職仍勘臣罪俾刑賞得中德化無闕公私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日昨劄批已諭予意而卿胡不諒又上辭劄愕然且慚無以爲諭卿等之心予豈不知而昨日所批泛論時事矣於卿少無不安之端而如是引咎不亦過乎卿其安心勿辭卽起視事以副至望

庭請討逆三十六啓後因　嚴旨與僚相陳戒

引罪劄七月初五日與右相李公觀命聯名

伏以臣等嘗聞朱子赴召問其師李延平以今日所宜言延平告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盖以斯二者爲人道之大端國家之先務也使朱子姑寘此事徒區區於甲兵錢穀之末則其必拂衣而不屑就也明矣嗚呼民生倒懸之急臣等非不知也　聖上宵旰之憂臣等非不念也而不汲汲於民憂國計必明目張膽沫血飮泣倡率百僚以討賊爲第一急務者盖不如是則雖蓄之以紅腐之儲兼之以殷庶之衆將無

以扶綱常而振國脉今此諸賊之罪苟有一毫可以
緩討者則臣等惟當一邉伸沐浴之義一邉講軍民
之謨而第其凶逆情節人得以誅之而五載之間偃
息自在使 三聖受汚衊之言使 殿下困縛束之
辱 宗社幾乎淪亡神人久益憤欝則臣等之不能
竭誠回 天卽正兩觀之誅固已負 累朝不世之
恩抱一天共戴之羞何暇念及於區區事務哉況
殿下仰念 三聖罔極之誣回思兩度辭位之變則
殿下之忘寢忘餐正在於此而不在於彼矣不待羣
請宜賜 處分而臣等之血誠苦籲今至閱月猶且

一向牢拒　天聽逾邈臣等方以是爲引罪決退之
計矣迺者十行　聖批不惟不允所請至以寧欲遠
然幾乎疾作爲　敎臣等奉讀以來不覺惶汗之遍
體臣等旣未能明討復之義反承此勤勤　誨諭噫
君臣猶父子臣等豈不知此義而曾於前日之啓略
有所陳臣等所謂有叛奴叛僕謀害其父其子思必
報之計而其父不諒痛迫之情曲爲容護之地使不
得伸其孝則惡在其爲父子之倫者盖悉陳臣等事
君如父之心也而今　殿下又下非常之敎欲藉制
臣等使不得更容一辭此不特爲臣等不忠無狀之

罪在 殿下亦不免爲無前之過舉噫人主一言四方攸則似此 聖教何等重大而以一時訑訑之意爲此 辭令宣布於大庭咸造之列致令聽聞駭惑景色愁沮耶今 殿下苟以誠心孜孜於初服之政弘濟之猷則何不亟準羣請先行 王法仍講國政而乃如是泄泄沓沓徒責臣等以不成之義理耶雖然此無非臣等誠意淺薄不能感格 天心而有此不忍聞之 敎臣等何敢一刻自安乎玆敢迸出闕外合辭請譴伏乞 聖明先削臣等職名仍治臣等罪狀改卜賢德講劘國事不勝大願答曰省劄具悉卿等懇朝者批旨

只諭予意則卿等之如是引嫌實是意外大抵君臣之間貴乎情志之相孚日昨處分慮國事而爲羣情則豈料庭籲之未撤而昨夕筵教亦攄心腹則今日連啓可謂誠意之相孚哉而批中開釋焉可已乎況且謂三聖罔極之誣者實非輕言之事也今日予意只爲生民則劄中彼此之說尤非諒予之意也卿等以喬木世臣位在三事雖有過重之論猶當調停而乃有此語竊爲卿等慨然也爲生民之語宣布大庭謂之駭惑則劄中罔極之說其亦聽聞何以卿等休休之量如是過嫌自愧誠淺夫復何論卿等須體予意安心勿辭亦勿過自引斯速出論道以濟時艱

庭請三十八啓後因嚴旨乞免第二劄 同月初九日呈

伏以臣罪至重聖恩至渥既寬有司之勘罪及辱近侍之宣旨臣非木石寧不感泣念臣事君無狀

出言多悖致令 君父不樂於南面而自歎其巽軟
雖古昔強暴之臣其罪何以加此臣伏聞 宣廟朝
以相臣沈通源請竄事百僚庭籲踰月乃止又以請
削乙巳僞勳百僚庭籲或停或啓延至七朔而未嘗
聞 宣廟以庭籲不撤有未安之敎使臣平日持身
處事無愧於其時大臣則豈不能見諒於吾 君至
此之極耶 殿下政宜亟擧刑章振肅朝綱然後發
號施令之際庶有從欲風動之休矣以臣私分言之
亦宜自訟負犯甘伏刑章縱 殿下俯念簪履之舊
曲加寬貰唯當盡解職務優游散地感祝全生之

恩而已豈敢負罪幸逭恃 恩揚揚又添縱恣無忌
憚之一案乎況臣與輝賊共戴一天尚以爲羞今此
賊偃息自在而臣亦仍居輔相之職則天下寧有是
理此義講之久矣亦嘗仰達於 宸聽矣臣雖以此
伏法受罪決不忍冒沒仍據甘爲春秋之罪人也抑
臣今日便是已退之身而事關 聖德亦何忍不爲
一言而去乎日昨 批旨有曰癃疾強盜其本則皆
臣子也仍以橫渠爲證臣謹按橫渠西銘曰天下疲
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無告者也其間元無
強盜二字其下又曰害仁曰賊盖生於兩間者雖皆

乾父坤母之子而渠旣爲賊則父子之道絶矣不可稱之以子故瘝癨及賊區別而言之未嘗混稱而並數古人之以認賊爲子戒之者此也夫強引古訓牽合己意此是爲學之大戒而殿下欲拒塞臣等之言求說不得不免爲傅會之歸豈不大有傷於講學治心之功耶此皆臣侍講日久不能開導勉戒之罪也而亦願殿下繼自今於處事觀書之際必以虛心觀理爲先務勿以一時喜怒隨意下語常加猛省之功則廣乎理日明而學日進矣臣於請譴之章又復妄發此亦罪也伏乞聖明亟命遞臣職名勘臣

罪犯以幸國事以安賤分公私不勝幸甚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日者批旨慮國事而攄心腹之事有何未燭卿心之致而言未暢誠未孚右揆尋單卿又陳劄自愧誠淺夫復何諭而亦豈平日所望於卿等者哉至於癃疾強盜之說謂近傳會予雖凉德文之一字其所不取以究本二字可見予意引以西銘不過大略況禹之泣囚聖人之心藹然而其爲非絕抑可知矣此皆不能見信於卿等以至於此竊自慚恧噫國事岌業民生日瘁君臣日相講磨猶患其不濟此豈大臣引入之時乎且卿以喬木世臣義同休戚古人只以國士遇之猶不忍忘也卿之所處之地其何如予雖誠淺未能感回瞻望明陵卿不必如是邁邁矣復遣喉舌之臣諭予至意卿其安心勿辭亦勿過自引咎即起視事用副上下之望

仍傳曰遣承旨傳諭

乞免第三劄 同月十一日呈

伏以臣罪大而未勘律情蹙而猶帶職惶悶抑塞不

知置身之所昨伏承再劄之 批縷縷數十言不啻
若耳提而面命臣九頓奉讀一字一涕誠不料負罪
賤臣何以得此於 聖朝也竊伏念臣妄以爲今日
不討賊則不可以一日在職此實胷中素講之義理
也向也意謂 聖學高明此等義理必有一悟之時
唯以積誠開陳爲事今則已知 聖志之牢定矣已
知口舌之難爭矣如是而猶且淟涊不去貪饕祿利
則是自喪所守甘爲患失之鄙夫臣雖不肖所不忍
爲也至於西銘之說 殿下又以禹之泣囚譬曉之
實出於勤勤牖迷之至意而乃若愚臣之惑則至此

滋甚槩禹之泣因泣其絶之也然其絶也非禹絶之渠乃自絶也禹傷其自絶而陷於刑辟至於出涕禹何嘗不絶而屈法宥罪耶以此謂禹爲非絶則非臣之所敢知也且國士遇三字卽古人知己相感之語也如臣倥侗謭劣者萬不近似於國士之稱而若以高位殊禮謂之國士遇則殆韓愈所謂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臣何敢當此　教也唯是瞻望　明陵之　教不覺心腸之摧裂也噫臣雖萬萬無狀豈敢頃刻而忘　明陵戒臣於前後筵席輒擧　肅廟故事仰勉　殿下之遵述若臣所以自處者亦未嘗不

追思　肅廟之處分臣於昔年以翰薦事不奉　命
者十朔於館職不奉　命者六年苦辭籌司之任不
赴松都之除輒蒙　肅廟俯諒而不枉其志今亦以
此深有望於　殿下倘　殿下許副微願則臣豈敢
爲高飛遠走之計哉時時見差享官瞻望　喬山之
松栢入則不廢大庭起居之禮有急則爲國授命死
生以之臣之報效之道恐不外此矣假令臣迫於
嚴命黽勉復出其所以仰聒　天聽自速　嚴誅者
不過一依前套而已　殿下將焉用哉見今艱虞溢
目　殿下獨憂於上臣職忝輔相義同休戚豈不以

國事爲念哉誠以國事有大小輕重於其大者重者
上下之志終不能相孚則已無做事之望矣小者輕
者更何足論乎竊計　殿下所以敦勉臣者盖欲其
捨置大義姑從事於簿書期會之末而此正孟子所
謂姑舍汝所學而從我者亦非臣所敢奉承者也臣
於
批敎之下逐條陳辨固知分義之蔑分惶悚然
此是倫常義理之所在而亦有關於　聖上學問之
工迭相講磨務欲歸正者自是君臣間美事玆敢不
避煩瀆復此論列而兼申請遞之懇伏乞　聖明亟
治臣負犯仍遞臣職名上以盡使臣之禮下以全所

守之志公私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兩劄之批已諭更何多誥噫卿之向日筵奏可貫金石予以謂日後雖大段引嫌之事必不過辭矣豈料今日之如是固讓乎此皆予平日誠信之未能見孚之致自愧誠淺夫復何言雖日上十劄決難勉副卿其須體如渴之意安心勿辭卽起視事用副望

乞免第四劄 同月十三日呈

伏以臣之不可冒居今已決矣而前後 批旨勤勉愈隆臣惶悶抑塞不知自措昨日銀臺之臣又以別諭來宣此又非常之 恩而亦不得奉承臣罪萬死此豈臣之所樂爲哉誠出於不得已也噫臣之所以決退者只由於不得其職而 聖教毋捨置本事

務加敦迫臣不敢知 殿下之意若曰爾言不可用
而爾職不可觧則安有不用其言而徒取充位之大
臣乎若曰姑置汝大義而治我國事則亦安有捨大
義而能治國事者乎其言既不可底行大義亦不可
許伸而又不欲聽臣斷免遞臣職名詩人所謂執我
仇仇亦不我力者不幸近之抑臣自初所自勉者唯
在積誠回 天而前後筵奏啓語出於憂慨抑欝之
極言欠委曲文不宛轉以致觸犯 威怒激惱 宸
衷上下情義更無孚感之望揆以古人引君當道之
義實有未盡分者靜言思之罔非臣罪中夜點檢愧

傳交中臣若自謂其身之已退望絕 殿下之一悟
梓幃長社更無一言則是負 殿下益大矣臣請先
以庭啓中第一件事反復開陳又不得 命而後告
退焉 殿下以鳳輝疏爲初出於黨論排軋可謂原
恕而得其情狀矣又以向年陳疏請貸 先王深加
奬納今若置法恐歸失信而有違 先旨其惻隱不
忍之心亦可謂藹然矣推此志也雖堯舜聖德何以
加此臣等雖甚鹵莽亦豈無將順之意而但此事關
係至大義理至嚴有不可以曲諒小仁率意而處之
者夫鳳輝自其父得罪名義之後讐視士類必欲甘

心者久矣及至辛丑建　儲之日秉此國有大事欲
陷諸臣於惡逆之科而然其罪狀諸臣者不過曰忙
迫催督而已此不足以成戕殺之案則乃深斥本事
以春秋鼎盛等語謂不當建　儲而建　儲以人心
疑惑等語眩亂而危動之以　處分已定無容更議
等語有若　處分未定則可容別議者然以自今後
斷自　宸衷等語謂由於自下之所擅弄以無人臣
禮四字斷之以廢立之罪而其後鏡賊輩廢立簒奪
等凶言其原盖出於此矣其心假使專出於黨伐渠
既逐鹿而不見泰山原疏首尾無一毫延頸係望顧

藉畏忌之語而精神指意窮凶叵測 殿下試思之
不滿於建 儲之擧不顧藉於 殿下以至於疑以
廢立則其將曰排軋異己而己乎其時賓廳請討之
啓引重 殿下疏中毛骨俱竦一段語則以 殿下
至仁之心慮人之由我而死復上請貸之疏而 先
王嘉其意而許之 殿下之所以請之 先王之所
以許之者皆不害爲好生之德而况在其時鳳輝逆
狀只是疏語之兇悖而其迹未顯則設令待以不死
猶或未爲不可而及至一鏡之疏出虎龍之書上而
皆祖述鳳輝之言搆殺諸臣誣逼 殿下則其肓意

大體都不外於鳳輝疏中所云云此非鏡虎之言行也乃鳳輝之前言始行也此非鏡虎之計售也乃鳳輝之初計得售也以今日觀之則鳳輝之爲逆與不爲逆當死與不當死不待多談而曉然易知矣噫鳳輝先倡而尚稽天討鏡虎和之而先被顯戮國家刑章何如是乖舛耶若以初出於黨論而可以原恕則一鏡之逆獨非原始於黨論乎逆狀旣已照著則殿下雖欲貸其死決不可得矣　先王亦必無終始曲全之理矣　殿下聖學高明洞貫義理此事不必上下交爭積久撕捱　殿下苟能虛心熟慮不以一

毫私意參錯於胷中而於公私輕重之分反復較量
曰以鳳輝疏本意論之則黨論重於逆心而以其罪
犯論之則惡逆不可以黨論治之刑人雖貴原情而
人臣既犯惡逆則吾所以欲原之者公耶諸臣之必
欲討之者公耶初既有請貸之疏今許其正法則誠
若有所不忍而爲一已欲施恩者公耶爲 宗社欲
討賊者公耶 先王一時之批爲重耶 祖宗三尺
之法爲重耶諸臣固皆黨目中人其言或未平恕而
大小中外無不以請討此賊爲今日第一義者必非
一皆出於黨論抑何故耶諸臣之筵奏啓語或涉太

過而既出於忠義激烈則無乃不足深非耶子之所
主者本由於不忍之心而人謂反害義者無或近似
耶姑捨先定之志忘其激惱之心念茲在茲思之又
思如此而終以爲吾心無愧於堯舜之德而諸臣之
請有傷於好生之仁則臣亦更有何說哉臣之所望
只在於　殿下之渙然開悟而已不在於臣言之必
見用夫　殿下之心一朝而悟則所以　嚴懲而痛
治者必不待羣下之固請若　殿下終不覺其爲逆
而迫於臣等之言屈意而勉從則臣言雖或得行其
爲損　聖德將何如哉此臣所以深冀　殿下細察

於公私之分以至於義精仁熟之地洞見其大義所在然後赫然致討務合於孟子所謂見可殺然後殺之之義也此又 殿下所當留意者也 聖教每以因此討賊一事擔閣民憂國計爲未安今日民國之計可謂罔極 殿下此教誠亦至當矣然苟使臣有嘉謨奇策可以裨益新化者則雖一邊討賊亦豈無一邊做事之地而不但臣素乏才具全昧世務無以對揚 聖上求治之盛意抑臣嘗聞賈生之言曰今棄禮義捐廉恥日甚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俗

吏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臣亦妄謂 殿下今日
之所憂自當有所先矣況臣曲循 上旨雖欲規規
於簿書期會之末務旣忝大臣之列見國賊而不能
討則臣不免於春秋首惡之罪矣將何顔面揚揚於
政事之堂更對其郎吏哉臣之此言非但爲討賊也
實出於憂 聖德也憂 宗社也伏願 殿下俯察
愚臣之片片赤心勿爲例視泛聽更加深思熟講而
指揮之仍治臣前後妄言之罪公私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
具悉卿懇三劄與別諭之批已諭予意而只緣誠淺
巽讓罙篤愕然且慚無以爲諭噫予豈不諒卿心而
然哉向者庭請之批亦豈激惱而爲乎予志決不欲
加一律於柳鳳輝非特予心之固定柳亦國人庶可

知矣但猶未能感孚者惟今卿等之心是豈卿等之過耶實亦予平日誠信未能見孚之致念此愧恧夫復何諭意卿須思之此何時耶是予即元之年即卿入閣之歲也上下講磨共濟時艱岌業之國勢亦難挽回如是引入一向邁邁寔予之過蒼生何咎言念及此食息奚寧卿其體予至意須勿過辭即起視事用副如渴之望

乞免第六劄 同月十八日呈

伏以臣伏聞聖人有言匹夫不可奪志臣雖萬萬不肖亦有所守之志苟其志之有守也則刀鋸鼎鑊之在前而有所不避 隆恩殊禮之有加而亦不敢承臣於前後 嚴敎敦諭皆不能有所變動者此也今臣欲仰承 恩命則大義未伸决難仍冒欲退守初

志則承宣臨門督令赴朝臣之進退實爲狼狽耶者
之 批有從容開陳之教是 殿下開示臣轉動之
路也豈不欲卽日入對畢吐悃愊而第臣區區所欲
陳者曾已備論之矣今雖更攄餘懷拙訥之一言旣
無孚格之望堅定之 聖志亦無感回之路如是而
止則不過退又祈免而已乍出乍入尤無所據反復
思量終不敢爲冒進之計其愚迷昏惑可謂甚矣今
計獨有斥退臣身改卜賢德然後廢事不至叢脞百
務庶可修擧伏乞 聖明俯察偏性之難化深軫國
事之可憂亟遞臣職仍勘臣罪召還承宣毋令 恩

數有屑越之患公私不勝幸甚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前後批旨罄悉予意

而只緣誠淺卿心莫回愕然且慙無以爲諭噫卿以今之國事謂何如而如是邁邁耶民生之困瘁日蹙益甚加以亢旱斯酷言念民事罔知攸措卿以世休戚之臣當今日之國事不可使予獨勞於上想卿不安之端庭請批旨中末句亦一事也向日批旨不過示予意而豈未燭卿等之心而然乎哉若卿以此爲一不安之端此亦予平日誠信未能見孚之致然到今追惟予亦知其辭氣之過重矣豈惜數句之改添卿不安之端乎令政院使之還入而改下矣劄中所執予決以謂過矣而亦非所望於卿者卿其體予如渴之志卽起視事用副上下之望○

批旨改下措語在下庭請批答下

乞免第七劄同月十九日呈

伏以近侍之相守陋巷已五日矣辭本之冒瀆宸嚴今七次矣恩禮罙隆罪釁日深臣狼狽窮隘罔

知彼措昨日劄 批又蒙 殿下察臣惶蹙不安之
回特改下庭請 批答中一二句語噫 殿下之曲
軫至此臣雖冥頑寧不感泣臣之所以驚隕欲死者
此固其一端而若臣之不可復出之義實由於大義
之不得伸焉則今 殿下之改下 批辭者雖或小
寬臣難逭之罪而終亦不開其可進之門也臣雖欲
感激冒出其可得乎況臣與僚相進退去就不宜異
同而近日 殿下所以督迫責勵者似若偏加於臣
是必臣未卽尋單之故 殿下認臣爲巽軟低徊未
有决退之志可以隨意驅使而然耳然臣非敢然也

當庭請輟罷之日臣非不知　聖意之終不可回大義之終不可伸而只以兩相之同日尋單恐駭聽聞欲姑遲數日而已且臣自念以　殿下之英明萬無不知此賊爲逆之理而終始牢拒如此者其罪實在臣等不能明白開陳使　殿下洞然無所疑矣若又果於引退更無一言則是臣自阻於　聖明之下故遂於乞免之章屢陳惓惓之意及至第四則反復究論從頭說破片片赤衷只冀　上心之豁悟而前後批諭一向漠然臣望絶意阻將與僚相一體呈告而忽有承宣偕來之　命因仍還就以至今日環顧初

心惡縮靡容夫大義未伸則僚相無可出之理僚相
不出則 殿下於臣雖 隆恩以招徠之 威刑以
迫脅之臣有死而已决不敢奉承也 聖教憂以誠
信未孚爲歎臣惶蹙悚惕之餘抑竊有所感焉所謂
誠信者必上有所教下爲之獻替下有所言上爲之
俞咈磨礱反復務合道理勿任小智勿設私意惟以
誠心相與然後始可以語誠信矣 殿下若於此賊
知其爲逆而不欲亟加刑戮令臣等勿庸汲汲更容
商議則臣等雖以亂賊之一日假息爲切至之痛亦
當勉承 聖意更積誠意以冀早晚之開悟而今

殿下於臣等所陳未嘗開示可否只以予有所執予志堅定予決不欲爲 敎今又付諸三司三司獨可以誣人爲逆乎彼果爲逆而三司可以請討則居輔相之列者又何可袖手傍觀而不念沐浴之義乎此不過 殿下心知臣等之負犯而不欲顯言加誅戮若目前之爭論而姑且權辭推諉 殿下一心旣已未全出於誠信則夫豈有上下相孚之望哉顧今旱灾此酷大歉已判 殿下獨憂於上至有親禱社壇之擧 別諭催召又及於賤臣臣於此時若有一分可進之勢則何敢頑然不動殆同越人之視秦瘠哉

誠以彛倫之不明爲急而暵乾之害稼猶緩亂賊之不討爲重而黎民之阻飢猶輕也彛倫不明亂賊不討則假令雨暘時若百穀豐登而國非其國也今臣微誠未格大義莫伸致令情志否隔上干天和將使無辜之窮民盡劉乃已此皆臣之罪也在 殿下懋誠信之道所宜明言其罪早賜斥退俾全其區區尺尺之守不當假之虛禮期以勉出致喪其廉隅大防伏願 殿下亟命召還承宣仍勘臣前後罪犯以警具僚以靖私義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批旨纔下而辭劄繼上愕然且慚無以爲諭噫是豈卿之誠淺哉實由予平日誠信未能見孚之致至於迫脅催諉等說非予素志卿何

以爲此言親行所禱大臣從事古例卽然而卿心邈然雖不可言之於今日予之望卿者非特此也爲民事當有面諭之語以歷代史牒觀之雖萬乘之尊臨幸相國之第與議國事亦多有之卿若如是邁邁明日法輿已動躬臨面諭講議國事豈乎難也哉此非爲卿勉出之意寔予袪文具而實心腹之志也言由肺腑卿須體哉○公承此批旨不勝震悚待命金吾門外借來承旨以此意書啓傳曰勿待命事傳諭有面諭事 輿之偕入公遂承命入侍上敎以鳳輝等事待 國練時諸臣來會更爲入對商議鳳輝安置 傳旨始先捧入

乞免第九劄 十二月初六日呈○公旣出又連率二品以上請對陳討逆之義皆未準請遂上辭單又上劄乞免

伏以臣於去夜伏承劄 批十行絲綸勤勤懇懇大要以追 先朝之殊遇念國事之多艱責勉之誨諭

之噫此正說出臣今日情理也臣秉燭伏讀一字一涕顧念聖考之殊恩未報殿下之眷顧罙隆臣之情理豈有一毫自疏之意哉第父子主恩君臣主義義之所在恩有所掩從古名臣碩輔之引義求去者豈其恔誠薄於君父而然哉誠以愛君之心進退無間而去就之節惟義是從故也今臣冒居相職幾乎一年而旣不能輔嗣王以當道弘大順以討賊使倫彝斁敗義理晦塞論其罪負自知難逭今若御侍春遇自喪所守徒區區於簿書之末趨走之節自以爲大臣之職止於此而已則臣之一身縻陽縱

不足恤其於國事何哉其於四方之譏且笑何哉況臣服事　肅廟殆三十年矣伏覩　肅廟之爲治也所先務者扶名義也明是非也到今忝在大臣之列不能以　肅廟之道事　殿下而洪涊盤礡不知自處則　聖考　聖后在天之靈必將崇降罪疾臣竊恐報先帝忠陛下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　殿下以臣之退自憂其孫立於上此亦恐　聖慮有未及思者矣夫大義既明倫紀既正君臣父子之道大明於世率土之濱咸戴　聖功則　殿下何憂於孤立哉不然而一世之人不復知有倫常義理之重而無所

憚於疾視長上則 殿下雖有一二親臣朝夕列侍於左右其爲孤立將日甚矣豈不尤可懼哉執滯之性迷不知反徒辱 恩數不得黙奉臣罪至此尤無所逃伏乞 聖明俯加諒察亟遞臣職仍治臣罪以幸國事以安賤分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日昨劄批鑿悉心腹而及觀卿劄大違所料自惕誠淺夫復何喩然今卿引入予將以爲過矣雖日上十劄斷無勉副之理而一日二日徒使國事泮渙言念及此丙枕奚安自古廷請伏閤何限而未聞以此大臣如是決退者矣況昨夕請對今朝尋單於卿重去就之義其何如哉予雖識薄今至於卿敦勉乃已以卿體國之誠何不諒此而如是固執耶卿其體予如渴之意亟斷來章安心勿辭即日偕來膺副至望

乞免第十一劄 同月十七日呈

伏以嗚呼試看今日此何等時也國讎未雪凶賊假息大義未伸輿情憤愈鬱是非不嚴人心靡定紀綱日頹國勢日卑天怒於上民散於下而蓄積空虛中外恝然立視民死坐待危亡噫嘻其亦岌岌乎殆哉于斯時也 殿下新服厥命慨然有願治之意亦惟圖任舊人共政以臣爲 先朝簪履之舊肺腑之親擢置三事勉以追報之義噫臣何敢去也惟臣才智魯下識見蒙陋無以仰副倚毗之意終年相府一味憒憒微誠未格而大義終莫之伸矣 天聽愈邈而輿情終無以洩矣以至上所陳許多危亡之兆皆不能

救得一分而 殿下英睿出天獨運萬幾俯視臣等
無足以仰裨塵露故凡有建白雖 面賜奬諭而未
見有採用之實臣之失職大矣辜 恩多矣若是者
臣何敢不去也臣請得以悉陳之臣聞帝堯稽于衆
舍己從人大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文
王望道如未之見彼三聖者豈心實自聖外示俯就
而然哉誠以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聰明有限唯
恐一理之未明一事之未盡早夜孜孜一心兢惕此
所以爲大聖人也今 殿下則不然試以討賊一事
言之諸臣之援古引今反復論說也 殿下宜以倫

常義理互相辨難理到之言有所開發於　聖心則
一堂都俞聽納如流而今　殿下或發周遮之言或
辭塞而不賜答古聖人取人爲善之道恐不如是也
且臣性本狂愚凡有所懷不敢自隱前後陳奏不可
勝記如求言則先求於儒賢聽言則必先於虛心擇
經術之士以備顧問講聖賢之書必須研究財用必
務節儉宮掖毋示偏護凡事必顧大體毋拘於喣喣
小仁等說臣則以爲進德之急務爲治之要道不出
乎此齋心積慮冒死而言之　殿下輒下留心之敎
而夷考其終未有一事之見行經術之士雖緣朝家

多事該曹未及抄啓而亦由 殿下無尊德樂道之
至誠也此皆臣誠意淺薄不足以感格之致而 殿
下之意蓋亦欲使臣取 上旨備驅使而已夫承命
奔走在臣固是分義之當然職非大臣則臣何敢一
毫憚勞哉惟是輔相之職只效奔走之勞未有匡輔
之效則將焉用彼相矣朱子曰仕危邦者無可去之
義臣雖無狀亦講斯義其何忍捨吾 君而去哉唯
此相職則決不可仍冒今臣之引疾丐免豈眞所樂
爲哉 殿下猶不欲捨臣前後 恩旨不啻勤懇承
宣之再次宣 諭尤是優異之 恩數而臣不敢膺

命臣罪萬死茲以短劄畢暴微悃伏乞 聖明俯賜
矜諒亟遞臣相職俾以樞府散秩出入於 祭享朝
賀之班得效其區區之誠公私不勝幸甚答曰省劄具悉卿懇
前後批旨盡諭心腹辭已竭矣語已窮矣但先取今日急務者言之次言卿劄中事答之今年卽予初元
也且卿新入閣席雖平常無事之時聚精會神祖與國事猶恐其未及況艱虞溢目民生岌業之時乎卿
以元舅世祿之臣體兩朝之恩遇當小子之初年正鞠躬盡瘁之日也不念于此如是巽讓是豈平日
所望於卿者而卿每以首右揆去國援以爲讓此予所以爲不然者言不用則去雖云聖言殷之三賢子
日三仁皆以去國爲是則聖門焉稱三仁哉寔殷末太無道之君猶尚如此予雖凉德今卿去就豈不過
耶且近日討逆事前後批旨筵教實據心腹重言無益或不賜答卿劄中謂以辭塞輔相之間不諒至此
哉向日筵中貸一律之教豈非實據之語乎數件勉戒事予豈不服膺而該曹之未及抄啓雖或稽緩此

皆由於予之未能至誠樂賢之致亦切愧悳當益加
自省焉卿其體予如渴之意勿復過讓幡然造朝用
副至
望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三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四目錄

疏劄

乞遞藥院兼任劄
己酉甄叙後辭　召命疏
再辭　召命疏
三辭　召命疏
四辭　召命疏
請辨　聖誣疏
因　嚴敎俟罪疏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四

疏劄

丙午元朝陳戒劄（時公已上乞免十四劄呈辭十八度）

伏以日月易邁歲籥忽改冒夜 動駕親祀 魂殿
仰惟感時追慕 孝思罔極臣情勢窮蹙既不得進
參於駿奔之列疾病沉淹又不得伸哀於闕門之外
而昨今起居之禮獨阻班行情理缺矣臣職虧矣有
臣如此不如死之久矣伏乞 聖明先遞臣職仍治
臣闕禮之罪以肅朝綱焉且臣已絕造朝之望而近
侍閱月相守夙夜悚蹙寢食靡寧昨擬力疾趨詣於

散班而近侍之相隨往來至爲惶懍不得已欲起還
止意此豈臣之所願哉亦望俯垂 諒察亟寢史官
偕來之 命俾國體無損微分獲安不勝幸甚臣於
請罪之章不宜贅陳他說而竊伏念 殿下受命維
新歲色又新此正 殿下日新又日新之日也臣不
勝區區祈祝之誠敢此略效愚衷唯 聖明澄省焉
臣於日昨伏覩 備忘記縷縷 聖教無非明是與
非以寬濟猛之至意而辭氣之間丁寧懇惻有足以
感動人者夫從古聖帝明王莫不以明是非務寬仁
爲治則 殿下此心可謂深得爲治之大要噫吾國

其庶幾乎臣於是實有少須臾毋死之願焉然臣竊覸
殿下深懲於向日羣凶葦鋒刃之慘毒欲一反
其道咸新舊汚偕之蕩平之域所以開示於臣鄰者
前後非一二矣噫　殿下之心實聖人至誠惻怛之
心也　殿下之言實王者無偏無黨之言也而持是
道爲國者亦旣一年矣是宜徯志從欲功成治定而
近來人情日益疑懼朝象日益泮渙君子無所恃而
莫盡其忠小人有所窺而陰伺其隙瞻顧之風委靡
之習　殿下亦已憂之則所謂蕩平者無復可論而
徒見其日趣於亂亡之轍矣此其故何哉傳曰愛人

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行有不得而反求諸
身者卽仁者之事而聖人之訓也　殿下試於夜氣
淸明之時自反於己平心靜思則必得其所由然之
故焉嗚呼爲治之要道今日之急務雖在斯二者而
二者亦必有首先下工夫處臣請冒死而陳之臣聞
天下之義理無窮故窮格之工雖窮了一分又有一
分未窮者必窮到十分極處更無餘地然後方可謂
物格而知至以　聖敎中所及者言之　殿下若不
欲辨是非則固無可論矣旣或知之而是者不賞非
者無罪則何可謂之明是非乎　殿下若有意於殘

虐則固無可論矣其或徒知寬仁之當務而不當寬而寬當猛而不猛則亦不可謂得寬仁之道矣欲救此病惟在乎明辨義與利理與欲之間而已先儒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今若以羣凶之慘毒爲戒而必欲只明是非不行誅討則是有意於寬而寬也非所謂無所爲之義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君體天行仁固是爲治之大本而至於叙秩命討一循天理無纖芥私意間於其間然後方可以克盡寬仁之道若事事而寬之人人而寬之只此一寬字横着肚裏則此豈合於天理哉是以殷湯代

虐以寬而其言曰有罪不敢赦周室承商受淫虐之
餘而周公尚誅管叔武庚等試以耳目所記言之惟
我 仁祖大王受命之初首誅仁弘爾瞻等十餘人
向時凶黨欺誣 先王四聰之明掩蔽 先王至仁
之德逞凶肆毒魚肉搢紳則今日 殿下之所以治
先王之罪人者尤嚴於殷湯以下三聖革除之時然
後 先王之誣可雪 君父之讎可復而亂賊之徒
庶可以知所懼矣此則天理民彝當然之則寬猛二
字在所不論也若如 聖敎鋒刃之餘救時之道惟
在於務寬而已凶逆亦不可致討則成湯必赦有罪

周公不誅管叔我　仁廟不誅仁弘等然後方合於
救時之義此眞所謂矯枉過直懲羹吹虀者也聖王
體天行仁之道必不如是也噫大禍之餘舊德淪盡
如臣無似濫躋相職不能糾率百僚對揚　休命每
承　聖敎若以臣爲亦不免於黨習之蔽痼此盖臣
之所自取臣何敢自辨哉臣禀性柔懦平生未能爲
偏刻之論到今白首殘年更歷百變志氣便已消盡
魂夢尚有餘悸況黨論之禍人國家久矣辛壬之變
幾致　宗社之覆亡履霜氷至流害若玆臣若不知
爲戒反有意於黨伐則其不忠不仁莫甚於此　殿

下雖不罪臣天地神明必誅殛之矣臣豈敢爲此哉
然臣冒當重任於朝廷草創之日有寃者不得不伸
有罪者不得不討則凡臣之前後請伸者無非橫罹
禍故而與臣素嘗同志者也所請討者又皆曩時之
犯分干紀戕賢凶國而與臣平日異趣者也同志而
求其伸異趣而聲其罪則執迹而觀之宜若有私意
之參錯故 殿下於此等處輒先以一疑字逆之慮
其或從臣言未免爲推波助瀾之歸此固臣受以爲
罪而 殿下此心已自失於蕩平之道矣夫所謂蕩
平者臣曾以是非刑賞一循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

然後可臻蕩平之說屢陳于筵席而　殿下不以爲然臣誠慚悉更有何言而朱子論洪範之旨曰無有作好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爲耳此亦以有所爲爲戒也臣於此益信前言之非誣也　殿下以今日廷論疑其出於報復之計此非臣之本意而臣亦不敢辭焉臣嘗讀朱子所爲舜典象刑說有曰聖人制刑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嘗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

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噫彼諸賊者皆 宗
社之賊則無所論於報與不報而假使不至於爲逆
其陷殺忠良之罪固已不容於誅而今 殿下必欲
偏護而曲全之若是者可謂適得其宜乎我朝用人
必重世臣故自昔左右 王家爲國藎臣國之所賴
而活者多出於故家巨室矣向年凶焰毒螫先及於
柱石喬木之臣國脉之斲傷無復餘地而其寡妻孫
兒苟活而不死日夜唯望 天日之重光怨毒之少
洩而及至今日大失所圖痛一天之共戴若窮人之
無歸或不敢從仕或永廢赴擧以臣所聞亦多其人

此亦非國家之福何　殿下忍於聖人之所不忍而不忍於其所忍至此耶如此而欲做蕩平之治者非臣之所敢知也嗚呼　殿下於年來憂危困厄至矣天旣拂亂　殿下之心志增益其所未能而降之以大任則天之眷顧我　殿下似若不尋常者有志之士莫不延頸企踵想望至治而　殿下乃拘拘於曲嫌小仁舉措辭令之間未見有俯答於羣情者始之彈冠而起者旋已拂衣而去在位之臣亦皆視朝廷爲逆旅無一人擔當國事者諸司事務之叢脞未有甚於近日而士大夫氣象風習盖已大變矣臣中夜

思之幾乎失聲而痛哭也 殿下又以崇奬過激之人責銓官臣亦以爲未安也朝家當以勁直敢銳者置之臺閣使之有懷輒陳不避忌諱以之匡正袞闕糾劾官邪而或有過激之甚不中事理者則在上者稍爲之裁抑而已若嚴加摧折俾勿檢擧則將見逢迎諛媚之徒充滿三司而其害必至於喪邦况今臺閣上委靡日甚慮遠於日後戒深於三緘古諫臣風采不可復見則固爲大可寒心而 殿下猶嫌其過激此正所謂作於心害於政者也嗚呼 殿下有大有爲之姿而觀今時勢已無可爲矣盖 殿下有好

學之誠而其入頭處已失其大要矣 殿下於治國之道已占得好題目而不知所以用力之方唯以麁心俗念雜之以偏私之意朋黨之疑欲以是而明是非以是而務寬仁臣實痛惜之既往不可追而方來猶可及適此新元又是奮發維新之一大機會惓惓憂愛之悰尤有所不能自抑者敢此瀝血而陳之倘殿下深留 聖意勉勉加工則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臣外祖文正公臣宋浚吉當 顯廟丁未歲首上疏陳戒曰但祝 殿下聖德益新 聖志益勵惟以義理之所當爲者日加勉勉表率 元子善養德性

臣於今日又爲 殿下誦之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歲律已更新陽復回感時追慕益切如新今觀卿劄縷縷陳戒之言字字感歎須當服膺而猛省加勵焉然日昨諭旨悉擴予意豈只見是與非而姑不行討之意乎前後筵敎非止一二而未服羣意卿言猶且如此是誰之非寔予未能感孚之致尤可自勉而已意歲色又新上下益勵國事之時而三公眞入鼎席堆塵如是而國事何做民生奚濟意今日之國是 祖宗相傳者而今日之民亦 祖宗所愛者今予守此國而率此民如是津渙如是困瘁而莫能挽回而濟活中夜思之食息奚安卿之乃祖乃父亦我朝之世臣當國事板蕩之時如是巽讓亦豈卿不墜祖先之意乎噫唯今所望於卿者與歲律而幡然史官卿造朝之前當自如卿何不念且 社壇祈穀只隔數日 太廟動駕在乎一句卿其安心勿辭亟收巽章幡然造朝用副如渴之望仍傳曰原劄留中

乞免第十五劄 同月初二日呈

伏以臣之昨日一劄心雖出於憂愛語實涉於狂僭而乃蒙 諄諄批諭酬酢如響先之以嘉奬之語繼之以敦勉之意丁寧懇惻可泣鬼神臣非木石寧不感激第臣歷觀自古以來君臣之間必須志同道合相得益章而後能成一代之治雖其志有高下道有大小治效有淺深之殊而未有齟齬不相合而能做一事者也今 殿下曰予欲明是非臣拜曰都 殿下曰予欲務寬仁臣拜曰都所謂志同道合者殆近之矣然 殿下則只欲明此是彼非而已臣則曰旣明之矣必是者用之非者罷之然後始可謂明是非

也 殿下勿論大小輕重必欲一皆寬恕而臣則曰
爲治之大體以寬爲主而亂逆之臣不可不誅也大
意雖同而究其歸則燕越之懸絶也枘鑿之不合也
此條節目間微細事則臣何敢固爭必行已志而所
關至重治亂斯判則上下意見如是逈殊而其何以
能做國事乎去夜 批旨雖極隆重而然於臣言若
有不釋然者 殿下試取臣之箚辭反復披閱從容
思繹倘或犂然會心飜然改圖存此心於虛明純一
之地使無一毫偏係之念如明鏡之無垢止水之不
撓事至物來一以義理裁度而處之寬仁蕩平雖是

好題目亦不令留在胥中以致叙秩命討各循其則則羣下雖有黨比之習好惡之偏其是與非自莫遁於 聖鑑之下何必先以黨字蓄疑以待之乎若然則非臣之幸實國家之幸也臣雖退處閒局亦將與有榮矣不然而欲使臣充位伴食以備驅使而已則在臣雖幸其如國事何哉此臣所以以榮爲懼終不敢爲冒進之計者也至於 社壇行祭 太廟董役本職若蒙許遞則固是臣效力之地何至屢煩 勤教爲哉伏乞 聖明亟令遞解臣職俾以散秩自盡於往役之義公私不勝幸甚答曰省劄具悉卿懇頃者諭旨悉攄予意意謂

卿若觀此，庶幾感回，而觀卿兩劄，非不知予之本意，而一向異章，猶不幡然，是小子之言，未能感孚於卿之故，愧悉之外，夫復何諭。所辭相職，決難勉副。且親祭 社壇只隔數日，身帶輔相，予躬將事，而不爲隨齋，則奚特小子之缺然哉？抑亦卿心何 太廟移奉，亦在一句，卿帶都提擧之任，如是撕摧，使莫重莫大之事，無總攝之人，於事體亦何如哉？茲遣近密之臣，諭予如渴之意，而待卿偕來，卿其體至意，勿復過辭，幡然入來，用副如渴之望。○公上此劄後，又上第十九度呈辭。 上特下手書，遣承旨勉諭，公再次附達於書啓，連陳終不敢進之義， 上始許勉副。

請銜命辨先誣劄

同月初十日，以領中樞呈。先是初六日，承文提調申思喆請對入侍，奏曰：謝恩使行期已迫，而又見奏請使書狀官趙文命聞見事件，有曰：得見明史，誣衊 仁祖極其狠藉云。曾在甲寅年，以彼中野史有誣衊 仁祖語，送价辨誣，則康熙詔旨，以癸亥事自有定論，野史異於信史，有所回咨。今聞彼中方修明史，書若成，則事益難

處必於今番使行兼爲奏請爲宜姑退使行期日議大臣而處之何如 上命商確於時原任大臣趙卽舉行玉堂又上劄請別遣大臣以重事體公遂上劄請行

伏以臣伏聞昨日筵中以使行退期仍兼辨誣事有所定奪云此實數十年來臣民之所共忍憤含冤而不得伸者今將有辨暴之路其欣幸祈祝當如何哉第玆事至重至大有非循例奏請之比使行之準請與否唯在其人之賢否豈以宗臣大臣有所差殊而以重事體之道言之則不可不以大臣爲上价見今廟堂空虛位著雖曰苟簡而若臣者方在散秩別無所事受 恩罔極無他圖報之路臣母素抱痼疾而

前秋以後幸得少間姑不至於委頓而年亦未滿七
袠臣身雖甚衰病自量氣力亦可以受命往返若
蒙殿下特許臣塡差上价則臣當竭力效勞期於
竣事而歸如其不效則治臣之罪更命他价實區
區之望也伏願更加審量而採施焉 答曰省劄具悉昨觀事件
驚心痛骨曷可云喩卿之請行爲重事體而今因堂
劄有議大臣之命待歸一當下敎焉○翌日上又
命議大臣公有
獻議在下議卷

論咸遇臣處置失宜劄 五月初九日呈

伏以臣伏聞昨夕捕盜大將張鵬翼請對時有罪人
咸遇臣卽爲梟示之 命大臣劄陳其不可而不賜

聞納臣於此不勝驚惑之至臣未知遇臣所告者何
人所誣者何罪而槩聞其人妖惡無比云可想其言
之無實 殿下之深惡痛嫉快示典刑者誠出於嚴
懲討之意夫誰曰不可哉第斷決大辟是國之大政
所宜 詢於廟堂及金吾諸臣從容熟講按法而
處之以追古聖人愼刑之意而今乃風馳霆擊汲汲
舉行宰相不及聞臺閣不及論中外聽聞莫知其罪
名莫測其端倪此何舉措此何獄體也成事勿說今
無可論而若又事事如此則日後之弊有不可勝言
者盖 聖意所欲必行乃已惟恐臣僚之或有一言

忙急做去不顧是非則雖躬蹈桀紂之事誰得以救正乎人有上變不問虛實必先誅戮則雖有孝立器遠之變孰肯告之哉是二者乃必亡之兆也 殿下何不念及于此乎大臣劉辭專出於愼刑法重事體之意而聽之藐藐若是則 殿下獨運萬幾而文法吏奉行文書足矣置輔相設臺閣何爲哉且梟示軍律也無結案取招之規而此則軍門行之非金吾所可奉行也今遇臣之罪非係軍律而 殿下不捧結案直令梟示又使金吾郎行之旣自捕廳移之金吾而獨使郎官奉行堂上不得與焉彼此無所據而法

例之乖錯甚矣人君所守莫大於　祖宗典法而今
反弁髦之若此前後用此手段不止一二臣恐法不
信於民而將以啓後世無窮之弊也至於金吾郎稟
告諸堂之際時刻之稍遲其勢固然而不少舒究遽
命汰去威怒之暴急一何至此臣竊爲　殿下惜之
金吾諸堂倉卒惶怯無一言據法陳稟者以致過擧
之遂成推考警責似不可已也臣曾以雖解相職
聖躬有闕則當竭誠盡言之意有所仰達矣近日可
言之事指不勝屈而居常泯默不敢一陳臣於是負
殿下多矣然臣豈樂爲是哉盖聞古人言事君數斯

辱矣又曰未信而諫以爲謗己也臣自昨年以後不
避僭越妄陳愚見者前後何限而未見其有略施行
者是 殿下已知臣言之愚妄不足以備採用矣然
而猶且自信孤忠不憚煩瀆實有所萬萬惶悚者且
伏覩 殿下舉疑廷臣以黨論言言事事輙認以爲
黨凡於臣僚之言一切牢拒而自任聰明不辨黑白
以是而欲做蕩平之治臣深恐 殿下此心大有違
於古聖王致治之道而臣方見疑之不暇又何敢剌
口論事以犯古人之明戒乎是臣之不言蓋亦不得
已也今日此事不係黨論而 殿下猶且厭聞羣下

之言舉措忙迫隳壞典章如是而臣又不言則愧負

初心到此益切玆敢不揆淺陋又此妄發伏乞 殿

下平心恕察深戒日後毋蹈前失則實國家生民之

幸也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已諭於右相之批矣噫今予此舉非一時喜怒之發若曰所告者皆曰孝立器遠則向者逆虎之言亦云是耶先有逆虎復有此賊若不快示典刑則將何以救末世而國之三尺何爲而設然遇事匡救可見愛君之心可不體念焉金吾郎汰去事待令當直其意不輕而遲滯時刻盖由中飭之意而至於汰去則予意亦似過矣而卿劄如此勿爲汰去從重推考焉金吾堂上不過舉行而已何必推考哉

因 嚴旨請罷兼陳所懷劄八月初五日呈

伏以臣疎迂愚妄無所通曉而惟其憂愛吾 君一

念如狂寤寐祈祝夙宵思度苟可以一分仰裨於
聖德者則不計其言之淺陋輙敢入告於前席雖其
不槪聖心未蒙採用而猶不知自止矣夏間講筵
之入侍也敢誦周公戒魯公之語曰汝之國慎無以
國驕人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以
此妄效規戒之忱實出過計之慮而殿下下教若
曰驕之一字予實無之臣更欲敷陳餘意而惶恐囁
嚅不敢畢辭而退矣昨伏見備忘記以驕之一字
反復提諭至以後弊爲慮又以予之病痛每多巽軟
此不過因予病痛而受者爲教臣伏讀再三心膽

霣墜不知置身之所也臣聞益之戒舜曰無若丹朱
傲夫傲之一字何嘗一毫近似於舜而益猶以是戒
舜者盖傲是惡德最妨於篤恭之工受善之量故猶
恐舜之省察之工有所未盡而以是爲戒夫豈以舜
爲巽軟不足畏而敢發此言耶今　殿下聰明首出
俯臨羣下無一人可於意者則不免有輕視之心勢
固然矣旣不免乎輕視則非有心於驕而自不覺其
歸於驕矣書曰位不期驕正謂此也試以前後　絲
綸之罵詈諸臣者觀之則臣恐其近於輕侮而不覺
其近於巽軟也臣乃竊附古人之義思欲仰賛哉

殿下有改無勉之 聖德而曾不知 殿下素有存
戒之意乃敢指言 殿下所無之過論以漢法罪在
不敬咋舌難追噬臍莫及玆敢席藁私次恭俟鈇鉞
之誅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勘臣負犯以勵羣工以
伸 王法焉抑臣聞古人有乞一言而死者臣方在
待勘之中而區區欲忠之誠願畢其說惟 殿下少
加恕諒焉臣伏覩 殿下學問窮格之工有所未到
凡於講義理出 命令之際惟以一時意見堅定硬
斷大小臣僚雖或有言而不得入是以人皆囚舌無
敢有指陳 殿下之過失者猶幸 殿下引接諸臣

酬酢如響雖無聽納之實亦無咈忤之色在下者苟
或誠意充積辭語婉曲則以殿下不世出之聖
姿庶有一朝感回之理羣下之日夜祈祝惟在於此
矣今殿下乃反以巽軟自責欲使逆耳之言不敢
復陳於前噫天不欲平治我東耶臣竊爲聖朝憂
歎焉昔成湯接下思恭唐太宗以和顔色自勉而未
聞以巽軟爲嫌盖天道下濟而光明故位益高德益
盛而禮愈恭者此聖人之道也易曰致恭以存其位
者此也願殿下潛心經訓而深加體究焉且伏見
聖教以禮使臣存紀綱作爲兩件事夫紀綱之立在

於擧錯得宜賞罰當理使人心悅服而已非威刑嚴令之所可得而立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先儒釋之曰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下一則字其意至深盖人君先盡使臣之禮然後人臣能竭事君之忠苟使臣之不以禮則賢人君子將退守遯遯之志而不願立朝其所與共國者不過阿諛逢迎之輩而國遂以亡矣 殿下誠能使臣以禮上下相孚勵精圖治德化日新則紀綱不期立而自立禮使臣立紀綱自是一串貫來 殿下何憂其有所相妨乎臣負犯旣重又此觸忤臣尤死罪倘 殿下察其

愚而恕其忠則非臣之幸實國家之幸也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日昨備忘略警時習而其意固不在於卿之向日所達則今卿爲嫌豈不過乎予以寡德君臨于上未能動輒得宜而誠亦淺故使股肱之臣不知予心是誰之過寔予之愆先言平日素心復言今番下教之意非特答卿之劄實諭日昨未盡底言舜大聖也而益之所戒無若丹朱漢武中主也而汲黯敢言内外之異予嘗於此深歎古人氣象矣豈使今日臣僚不爲敢諫耶故年前一儒臣王耶伯耶之說敢言人主心術之幾微矣予燕閒追思每不覺其興歎而自警矣此豈徒取其言哉向在春邸時出入冑筵故知敢諫之風矣其言之果相符也猶且一言其感如此予之恒心庶可推知予在私邸時嘗曰驕者非貧賤者所能爲乃富貴者所能爲富貴之人心雖不驕人易知其驕矣此誠深戒處故於對人之際猶恐人視予以或驕矣此豈予修心工夫而然哉只所知者知此耳至於丕承之後尤嘗曰古之帝王之學序者生於斯長於斯耳目聞見俱是富貴雖承大統固不異也而至於自藩入承者處富貴之地生燕閒之心則其弊

尤有甚矣季漢凡主固不足論以光武之英武未乃信惑赤符是侈心之所生也侈者不亦驕乎故嘗加
猛省然治心之工本無私意之來其何曰無而諸臣之戒又豈曰不可乎且君臣之間體貌重而誠意疎
魚水之歡契合之深不如古昔亦嘗竊歎者矣故擺脫常格使盡所蘊上下無阻隔之患誠意可由此而
篤矣國事可徵而生民可安是平日予心也但文質忠三統其本俱美而末流不無弊焉故損益存焉今日
國綱卿曰存乎否乎近年以來紀綱之頹廢事體之不嚴無如之何矣徒知黨習之重不念國事之顛日
日爲事者不外乎此噫當國家之事若是其奮發生民倒懸庶可救矣鄰族侵徵庶可均矣而且甚事不
做盡革舊習精白一心則和氣自可導迎國事自可挽回而今則不然不念君之宵旰之心終不能革其
舊染一有錯枉一有申飭莫知自悟以君之言反歸輕侮是何事體是何道理耶昔 仁廟反正之後戒
羣臣之 敎先在乎黨習而其 下敎曰大北之人其無可用之人乎其於黨習之人當斬其頭爲 敎
又顧勳臣而 敎曰卿等雖有所犯決不容恕大哉聖祖之敎也一哉 聖祖之心也予於此不覺三復

而感涕矣噫今之人其勝於古人而然哉君父之言
不爲動念輕侮二字作周遮之干牌此予所以深切
痛慨者也況君君臣臣夫子之語而深黨之私意勝
純然之公心晦其人不惡則事雖過矣營護之假借
之其人若惡則事雖不過疏斥之啓劾之此等不公
處若或申飭則箝制輕侮等說加諸君父粤在先
朝下教之嚴正處分之截然非比今日而未聞護借
矣此豈非因予病而受者乎日昨下敎正由乎此今
卿劄中以予之敎爲杜言路之端實非予本心深愧
恒日誠不孚於卿矣然此蓋出於慨時勢而言則往
夏卿奏不過因諸臣之語而勉戒向過嫌之有劄
中陳戒可不體念焉卿其安心勿辭亦勿待罪

因嚴旨乞遞御營都提調並請勘罪劄 丁未正月二十一日呈

伏以臣昨伏見 下政院之敎以臣前日奏對之不
能詳審致煩 嚴旨誨責備至臣奉讀再三惶隕悚

慄莫知置身之所也臣自乙亥年始通仕籍事我
肅廟殆三十載 園陵幸行前後頻仍而未見有閱
武之舉戊寅年則軍中疑有閱武之 令遲回不前
以致將臣以下皆被罪罰朝中文武諸臣相傳以爲
曾有大臣定奪筵中之事故 陵幸時閱武今已停
廢云其後大臣有以 陵幸時閱武事體未安故近
年以來絕不爲之可知 聖意之有在等語贊頌於
榻前者臣居常欽仰至今不忘故只憑平日所聞未
及考閱其日月而敢爲 殿下誦之欲 殿下先事
預知遵 先無過者盖出於區區忠愛之微悃而不

自覺其終陷於奏事失實之罪無非臣愚妄昏錯之
致尚誰咎哉臣於沉疚凡係 聖德闕遺朝政得失
不敢妄有論列獨於職掌所關不免有所陳稟而既
帶軍門提擧則閱武爲職掌之一端故率易仰達而
猶且顚錯至此已不勝其愧悚而至於敢揣度於動
靜非下教而先達等 教辭旨極嚴有非人臣所敢
聞者律以邦憲宜伏重辟席藁私次恭俟 嚴誅而
縮伏數日未有 處分玆不得不冒死仰籲於 仁
覆之下伏乞 聖明先遞臣軍門提擧之任仍 命
有司勘臣負犯以爲人臣事君不謹者之戒以肅朝

綱以正 王章公私不勝幸甚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日昨下教不過謂其事不然而無他深意則於卿有何不安之端卿其安心勿辭亦勿待罪焉

乞暇沐浴後還郊庄陳情乞遞三兼任疏四月十六日在廣州以縣道呈

伏以臣乞暇遠出過期未歸追惟陛辭之日面賜
手札諭以遄返 聖眷至渥挽近所罕而疾病爲祟
終歸辜負跡涉偃蹇罪大慢棄惶怖靡容惟俟誅譴
而 聖度天大 恩意彌隆大醫臨視珎劑俯頒賴
天之靈所患諸證不無一分之減而唯是氣息澌綴
腰脇牽痛無由轉動一步瞻望 宸極第增耿結淹

滞此久罪戾日增晝務多曠項刻靡寧復此呼籲於
仁覆之下乞伏刑章以便公私焉抑臣有區區私懇
而囁嚅未發盖已久矣玆敢昧死而一言之以冀
天地父母之垂憐焉竊伏念臣是歲晩之臣也廊廟
經邦之謨以臣形跡本不當與聞而 殿下嗣服之
初特以 先朝舊物猥蒙拔擢致位三事旣辭不獲
命則不得不以大臣自居妄以彰 先德光 聖孝
明彝倫正是非爲己任民憂國計實多切急而了此
數件事則自可次第舉行古聖所謂正其本萬事理
者此也臣有見乎是竭智殫力勤勤懇懇而誠未上

格事與心違則遂乃力辭解職少請私義而 殿下
猶不忍終棄以勿以解職自外盡心國事之意諄諄
面諭臣不勝感激敢對曰若 聖德有闕朝政有失
則臣當隨事盡言以效愚忠自是凡有所懷輒敢罄
奏盖臣歷事 兩朝恩遇罔極而涓埃無報攀慕莫
逮及其起自徒中重入脩門則咫尺 威顔恍若不
違於 寧考丁寧 玉音藹然有求治之盛意臣於
是乎悲喜交極寸心自激直欲吾 君卽日爲堯爲
舜不知煩瀆之爲嫌不計僭猥之可懼或先事而勉
戒或因文而敷陳或就事而論列或刺過而爭執惟

其愛之也篤故言之也激憂之也深故說之也煩而既無盈缶之孚又昧自膚之義況又素蔑躬行之實唯以一段忠愛之心信口說出而 殿下聰明首出洞察萬理凡於政令施措之間 聖心元有主張者存不待群下之協賛匡輔則如臣愚妄之言豈有萬分一見概於 宸衷者哉凡臣前後所陳徒積其煩瀆僭猥之罪而已於是惕然於孔聖數斯辱之訓瞿然於子夏未信諫之戒遂乃咋舌知悔不敢復言事而至於職掌所關猶不免於有時妄陳以致屢承未安之 敎至或有臣子所不敢聞者臣惶怖悚慄罔

死而不得也臣旣無才智之可以贊裨 聖化徒欲以言語少伸追報之義而亦且悖妄如此則只宜以筋力趨走爲自效之一端而素抱奇疾年且衰老亦難陳力於班行之間如臣者直一竊祿賤丈夫也不但臣心之自愧其爲朝紳之累爲如何哉臣中夜不寐泣血追省則臣之罪戾萬殞難贖而 殿下一皆曲庇而掩護之以至今日臣每欲一暴情懇乞身歸田以自保其晩節而 殿下雖知臣無用以其簪履之舊猶且 眷遇而禮待之羈縻而不忍捨臣亦不敢遽爾永訣徑出國門有若悻悻者然而若其中情

之悰靈羞赧何嘗一日而自安哉今適受由作行病
滯郊坰始敢悉暴平日之所願陳者伏乞 聖明澄
省而曲諒之 亟命有司追勘臣前後辜犯以肅朝
綱如以任使之久必欲曲貰則俾以戚臣本分投閒
置散病間則隨力出入於朝賀之班而勿復與聞於
國政所帶藥院太僕御營都提調等任盡許鐫免則
處分得宜臣 主俱榮自非然者臣雖庸陋亦有匹
夫之守有不敢徑還職次依舊浼溷謹此席藁封章
恭俟進退之 命以爲前却之計唯 殿下勿枉其
性俾伸其願焉臣無任瞻 天望 聖血泣祈懇之

至答曰省疏具悉卿懇頃遣御醫而還知卿所患之不至大段俟卿不日登途之報矣及觀卿疏良久愕然繼以無語噫卿心予豈不知眷眷愛君之心已獨無餘矣而觀卿今疏不覺感動予何多言卿之不可知是有三卿之昨春所免相職也西樞閑任豈可辭焉爲達則今日此擧豈予所料此一也今往也丁寧面諭則卿對以其所往返不過數旬停浴之後何可稽滯云故予亦指日待卿矣及其來也徑留故鄉是豈予料此二也雖因所患而中留若或差可則卽必登途予之所望惟如此而但前疏中前却二字竊以爲慮豈意今疏之微哉此三也意雖匹庶猶踐其言以卿體國之誠使小子徒信初達今反愕然哉且所辭兼帶予決知其過矣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辭卽日登途用副懃懇之意仍傳日遣史官傳諭與之偕來

乞遞三兼任第三疏 同月二十八日呈

伏以臣近因乞解兼帶一向撕捱以致還朝之計日

漸遷就　面諭之教日益孤負罪戾增積狼狽罔措
縮伏俟譴已浹一旬而尚無　處分不得不更煩籲
呼於　四聰之下惟　聖明少垂察焉臣聞量才授
職人君器使之道也不能者止入臣處義之方也顧
此兼帶三任之不可久叨不但臣之自知甚明仰惟
殿下亦已照燭之無餘矣前後章疏備陳情實今不
容復贅他語而此三任未遞之前不敢復還職次即
所自畫於心者也非如備例謙讓畢竟勉出之比則
雖經年閱歲豈有仍帶趨朝之意哉矧茲三任關係
不輕凡諸緊重之務須至入告于內而臣徑侗蒙陋

迂愚顚妄轉喉觸諱出言有咎故雖尋常稟請之事
猶必悚怖惶慄畏懦趑趄而不敢發發又荒亂顚錯
語無倫脊而動輒有悔終必至於無補職事獲罪
聖朝而後已且臣三緘有戒因舌已久而一段憂愛
之忱猶覺其勃勃於胷中若因職掌所關入對頻煩
則安知狂妄之言又不衝口而發仰惱 宸聽重貽
聖德之累哉此皆臣之所大懼也是以他無非不多
矣而獨於此三任必期抵死力辭者盖出於自量之
已審其情亦慽矣 殿下豈不俯加矜諒哉臣若一
奉 俞音則起身赴朝豈待近侍之敦迫而相守浹

月未有收回之 命目今亢旱毒霧沴歎已判荒歲殘邑實爲可憐而數日之程輪回供億來往織路吏民俱獘以臣之故重困郡邑一至於此此又臣之罪也臣以此夙夜靡寧寢食不甘伏乞 聖明亟命召還史官仍 許遞臣藥院太僕御營都提調等任以開臣入朝之路俾勿永負前日 面諭之命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傳日遣承旨敎諭○其後公又上疏乞解蕪任 上始命遞太僕軍門蕪任而藥院則終不許副且促其入來公遂還朝入侍又力辭藥院 上不許又敎以觀卿初疏辭意懇惻不覺感動

乞遞藥院蕪任劄 五月十五日呈

伏以臣罪積逋慢輒蒙寬假還朝之日 特命賜對
慰諭甚勤開釋備至惝怳感泣彌日而不自定也第
藥院提舉終難仍叨而悉陳情懇未蒙 矜許臣誠
悶欝抑塞繼之以訴惑也念臣筋力衰耗無以供奔
走之勞言語狂率無以盡保護之責旣已縷縷自陳
於 四聰之下而 殿下諭之以知卿如此故不許
遞免而予未甞有芥滯之心又 教以不曾芥滯郎
毋懲前事之意仰惟 殿下曲諒庸陋賤臣亦有一
段忠愛之心欲其自盡其誠無所疑阻臣愚衷自激
圖報無地第臣自承 聖敎反復以思實難稱塞職

責玆敢復申徵悃以冀 聖鑑之俯燭焉竊念 殿
下一身卽一國神人之主一或不愼奈 宗社何保
護之責實在藥院而臣素昧軒岐凡於調和 御藥
之際惟一任醫人之言苟如是而已則豈 聖上必
欲任臣之意亦豈臣平日畢義之誠哉使 殿下淸
心寡欲無一毫自戕之慮飮食起居深得病前自防
之術而後方可謂之盡職臣之所欲效忠者要亦不
外乎是矣昔魏徵之告其君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
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顔色乎夫
以徵之剛直其言猶尙如此况如臣之怯懦巽軟言

輒有咎者乎臣每自傷 聖量非不聽受而臣則踈於開導 上心非有芥滯而臣則懷其疑畏反復循省孰非臣罪臣之前後苦辭盖亦已試而自知其不能耳其力固不堪而其言猶未訒旣在其位又不得不畢其誠必將犯 雷霆之威觸鈇鉞之誅臣非欲自恤是豈不重爲 聖德之累耶 殿下苟賜諒察而必欲曲全則勿復以職事拘絆許令時奉朝請以自伸犬馬之忱而已嗚呼臣休戚之臣也非如一言不合悻悻而去者日夜蘄祝惟 聖躬無疾恙 聖德無闕失使臣果有毫毛裨補軀命亦不足惜况區

區去就之節乎秪緣誠意單淺情志睽阻旣無以盡職則然不可苟據欲退而不得欲進而未能跼蹐徊徨有淚橫臆斷斷此心鬼神鑑之矣伏乞 聖明察臣至懇之不可强抑知臣愚陋之不合重地 亟命鐫遞臣藥院都提調之任公私不勝幸甚 答曰省箚具悉卿懇前者疏批曰昨筵席罄悉予意而卿猶不諒辭懇不已不亦過乎卿其安心勿辭焉

己酉甄叙後辭 召命疏 九月初九日在驪州以縣道呈先是丁未七月朝著又變一番人禍機交急合啓請公及鄭公澔遠竄以誣衊先王爲案至戊申正月乃允禁府以順安定公配所上以原州改付標以下即公所居驪州地傍邑也是年三月逆變起宋寅明等始皆以爲神箚有先見之明寅明又達日乙巳年間雖用閔某之言頒示

景廟疾患於八方凶徒豈有自戕之理哉然神劄則實出於一片苦心矣 上嘉其言九月始命特放又遣掖隷勞問至是 下傳敎略曰前領府事閔鎭遠向日所爲妄是則妄矣其苦心斷斷無他業已知矣到今時原任大臣一堂面諭明曉是非之日宜有處分前領府事閔鎭遠還給西樞職秩使奉府夫人優游京外遂付判中樞遣史官傳諭

伏以臣爲臣無狀事君昧方人言罔極罪名至重無非人臣之不忍聞覆載之所難容旣無以刺心而自明分作斧鑕之鬼矣乃蒙 聖明屈法伸恩愛之欲生薄施編配猶借便近之地未及周歲 遽降霈宥之澤歸依松楸母子相守日夕感泣歌詠 聖澤而支離不死備經險釁又於前冬伏聞 聖嗣薨殂七

毖靡託 宗社孤危士民奔號臣以廊廟舊臣曾經保傅其悲憂摧隕之情有倍恒人而顧以釁累至大不敢冒赴於闕外散班只遙望 宸極痛迫涕泣而已玆於千萬意想之外 特下收敘之命職秩依舊近侍宣 召閭門驚惶五情惝怳莫知措躬之所也念臣性質愚魯才智庸下而歷事 三朝致位宰輔區區赤心徒懷報效之微忱冒犯世路之險巇欲彰先王之聖德而反陷誣 先王之罪欲明倫義於一世而反被悖倫義之目至若 聖意每在於祛朋黨致蕩平則臣乃敢推衍箕範之意以明是非辨賢邪

去偏係公用舍積以歲月自致蕩平之效等語入告
出劄不避煩瀆而卒又身歸於黨論之首蓋其誠意
未積言語無力上無以孚感 聖聰下無以信服人
心挨手轉喉無非罪戾凡係極惡大罪之名目率歸
於下流之所處人臣負此得保首領尙云幸矣矧敢
復厠朝班擧顏於人世乎在 聖朝處臣之道謂臣
戚畹近屬簪履舊物縱不忍置之大辟而使之優游
田里保有殘喘者 德至厚也 恩至渥也況可復
授大臣之秩置之輔相之列乎 王章乖舛公議拂
鬱以臣之故將不免貽累於 聖朝平明之治則此

又臣之罪也臣自承 新命徊徨踧踖求死不得以臣情跡冒入文字有若循例辭免亦有所不敢而職名不比庶僚一日虛帶尤增惶懼玆敢略陳窮迫之懇仰呼 仁覆之天伏乞 聖明察臣釁垢之難濯念臣蹤跡之危蹙 亟命還收西樞除命俾臣守分畎畝含恩沒齒生爲祝 聖之民死作結草之鬼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瞻 天望 聖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玆特敘意有在焉而朞月亦且不遠卿其安心勿辭須體日昨下敎中意空卽上來焉○朞月乃是孝章世子初朞也

再辭 召命疏 十月十五日呈

伏以臣身名僇辱蹤跡危蹙雖蒙 聖明哀憐舊物猶加拂拭而有不可舉顔斯世自同恒人向嘗仰慕情懇蕫蒙反汗之 恩矣 聖批優渥不賜開許至於朞月不遠之 教伏讀未訖不覺聲淚之俱發也意 鶴駕遐陟駟隙迅邁朞制將闋萬事靡逮率土臣民普切號慕況臣曾經保傅最被恩渥受冊䆁學之日臨筵勸講之際靡不與覩盛儀欽仰 睿德而到今罪釁窮谷老而不死哀 王質之永閟痛 宗社之孤危而無由一洩哀悰於 魂宮之前乃蒙殿下曲軫賤臣之衷情有此 指示之勤敎臣非木

石豈不欲感激自奮趍期奔赴以伸臣子之至慟哉
第伏念人臣之事君也或因誤事或因犯科雖獲一
時之　恩譴而朝家或以歲月之已久而甄叙之或
以鄭罰之已行而收錄之則當之者亦不敢追提往
事有所撕捱者此固事體道理之所當然也若臣者
所被者何等罪目也所叨者何等職秩也論其罪則
傾海而難濯也擢髮而難贖也語其職則百僚之上
也萬民之表也豈若微青薄過之可以舍舊圖新
效而自立於覆載之間乎又豈若凡官庶僚之可以
畏分義承　教令而遽喪其處義之方乎今若不顧

公議妄有憑恃晏然冒赴於都下肅謝 恩命進參哭班略無所顧忌則朝端執法之論固已憤然不平於 除命之初於是又加以縱恣之目而聲其罪則臣將何辭以自解乎臣受 命以來夙夜思度終不得其可進之說瞻望 宸極徒勞夢魂已矣此生永阻脩門引領懸情第增悒悒撫躬自悼尚誰咎哉玆伸肝膈之懇甘伏違逋之誅伏乞 聖明俯察釁累之危跡不可玷污於朝班深諒微臣之愚賤亦有彝義之自守 收還敍用之命鐫削西樞之秩俾得以抑情抒哀於州庭没身閑廢於田里則在公在私實

爲萬幸臣無任泣血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苦心予豈不諒而若無昨年之事卿心其能皆知乎苦心二字洞釋無餘於卿更何有不安之端而西樞閑職若是過讓卿其安遵前旨幡然登途用副至意○批旨中昨年事指戊申逆變也

三辭 召命疏 十一月初二十日呈

伏以臣之向來所被惡名决不可復厠於朝端非惟不可復厠於朝端實不可舉顔於斯世非惟不可舉顔於斯世亦不可自容於覆載之間只擬抱玆寃鬱泯黙以死矣殘喘苟延復見 天日夫旣拂拭而甄録之而又開釋而 曉諭之拔之坑窞之中措之袵席之上昨又 特居近侍之臣 俯宣招徠之意辭

旨悲懇無異慈父之詔稚子噫於敵以下得此尚且
銘骨銜感況於　君父之尊乎雖糜身粉骨隕首結
草不足以仰酬其萬一唯有卽日奔趨叩謝　天陛
少伸臣子之情禮則退塡溝壑永無憾恨矧又　魂
宮練期倏焉已迫　聖情悼傷推及舊臣哀號之情
必欲致之班行與之共抒悲懷臣於是又安敢不仰
體　聖意欽承　明命乎抑臣閭之里名勝母曾參
爲之不入況爲人臣子以誣上之罪嘗加於其身而
徒恃　君父之昭釋乃敢彯纓結綬晏然出入於内
庭外班者實是心所不可忍而義所不敢出也且臣

聞與人同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當初以爲明 先
王之聖疾然後可以彰 先王之聖德而著羣奸之
欺蔽云者臣之袖劄首發之矣前領府事臣鄭澔繼
臣而又上劄請之臣又於筵席力請用其言其後臣
與澔以此俱得罪罪名罔極而語其先後則臣爲首
也論其輕重則臣實主之而澔竄而臣配便近臣叙
而澔未牽復朝家刑政恐不宜若是顚倒而澔則篤
老癃殘奄奄待盡而斷斷之忠未嘗 照燭臣則以
首罪之人揚揚先入而不之恤焉則廉恥二字將自
臣身掃地盡矣朱子曰士大夫出處去就關風俗之

盛衰凡士大夫尚如此職忝大臣者先喪廉耻則其有傷於 聖朝禮讓之化者當復如何哉昨於史官之回賤疾方劇未能悉暴悃臆於附奏之辭今始收召精神僅成文字頭暈氣促雖不能盡意而若其不敢冒進之義大略如斯伏乞 聖明俯諒匹夫之有守深憐情地之迫阨 收回召命鐫削職秩以尊國體以安私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所患若此深用慮念兩批別諭俱悉予意何過讓之至此疏末引嫌未免太過卿其安心勿辭俟少間即日登途用副日夕之望仍 傳曰遣御醫看病

四辭召命疏 同月二十四日呈時 上又下備忘諭公俾遂孝章練期上

來公以爲練期已迫而上旨勤懇亦不容一向退坐進詣利川疏陳病未前進之由未及登徹而上又遣史官趣令上途公還驪州以病未赴召之義略陳於史官書啓因又繼上此疏以申前懇

伏以臣爲趍 魂宮練期赴臨外班強疾作行中路添病委卧旅店無以自力朞制已闋竟不得一伸哀情於銅闈之前銜痛茹恨生不如死乃蒙 聖明不惟不罪曲加 軫念太醫診視珍劑遠頒生成之澤天地同大一兩日來幸得少間寒感稍解寢食亦勝庶有復起爲人之望誠荷 殿下再造之恩北望稽首圖報無階第以兩旬沉頓之餘氣息益復澌茶素

患膈痰依舊侵凌作氣行動未可以旬月爲期前後
恩召不啻頻繁而尚此頑然偃卧末由祗承積此罪
戾何以自贖只自日夕惶懔而已抑臣與入同事榮
辱不宜獨殊之義已陳於前疏矣蓋臣與鄭澔始旣
同事終又同罪 殿下於同罪之中於澔則尚置於
歲抄文書名在罪籍於臣則 特加以格外恩數屢
勤敦召是蓋 殿下非以臣罪爲可恕也祗以戚臣
之故而施以私恵欲伸情於 魂宮脫衰之節也在
臣固有感激銘鏤之忱而亦何敢幸其私恵不顧同
罪之嫌冒入脩門猥厠班行之間哉且臣伏聞 殿

下以鄭澔曾論徐德修事 屢下嚴教爲澔罪上之罪云澔之論德修事臣反復思惟茫然不能記憶向嘗因人問於澔則答以歲月旣久全未追識老昏至此尤增惶恐云念臣於乙巳間前後筵席語及德修事者屢矣豈於年久之後 聖聰偶未照勘以臣言認爲澔之言耶若然則是臣罪移於澔也臣心之惶愧不安尤當如何而尚可厭然自掩揚揚赴朝乎夫邇近侍㑋來是何等曠絶之 殊恩而乃遽徑施於如臣猝穢之賤或恐 殿下猶未俯燭於臣之決難冒進有如此者臣誠悶泣悚惕覔死無路伏乞 聖

明亟命召還史官以待臣早晩自詣公車祗謝恩
命不然則亟加臣以違命之誅以肅朝綱以勵
一世不勝幸甚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後開釋之後向引慊無乃太過況謚末事鄭澔拜相入京後初劄伸冤事也其後此事參酌易律後卿豈不曰批答雖好所請未安乎此一語與鄭澔劄懸殊矣以此比慊尤亦過矣觀近書啓所患向差云須尊前旨安心勿辭即日就途焉

請辨聖誣疏十二月初四日呈

伏以臣病痼無以起身迹危不敢赴召而近侍相守日事敦迫惶懍悶欝冒上請譴之章矣伏承聖批不惟不加之罪委曲開示無異家人父子臣誠慚悚悖恐莫知所措也盖臣於鄭澔之劄所請伸寃諸

人殆可歷數而徐德修之入於其中臣不能記臣於筵中以徐宗一之陳疏爲猥越而亦未嘗以德修爲逆故或慮鄭澔之替受臣罪心旣不安有所自鳴矣殿下追擧前事至勤曉諭無非臣老耄昏罔之致唯當席藁俟譴而已更何敢有所容喙乎仍竊伏念臣以滓穢之賤雖不敢以大臣自處而事有關於國家存亡之幾者則義不可不言故擬待早晩造朝而一陳之矣今臣病情雖似少減衰耗已極完復未易試出户庭輒復呻痛數日行役決難以時月爲期當此太廟有慶擧國抃蹈之日亦不得進身於賀班之末

少伸其追慕歡忻之忱只以平日之所欲言者冒死
附逹迹涉偃蹇罪在罔赦唯　聖明矜其愚而平心
垂察焉嗚呼一自昨年變亂以後爲　殿下臣子者
莫急於辨　聖誣一事而至今未有聞焉置凶言於
不論之中歸　聖德於暗昧之地其何以扶持人紀
維繫民心而一日可以爲國乎可謂痛哭流涕之不
足也乙巳春臣在鄉未及赴　召也聞有天海之變
及臣造朝人之傳說各異或云天海以狂易之人當
街亂呼語無倫脊不足道也或云天海雖詐爲狂易
之狀其凶謀逆節至爲叵測臣未見鞫案不勝疑惑

敢於筵席請聞獄情則　殿下敎以凶言何可掛齒置之不復道可也　聖敎如此臣不敢更提且念天海已誅無可憑覈終不能請加窮查摘發言根並與其醜類而剿滅之以訖天討以絶禍根此皆臣之罪也其後臣待罪藥院偶閱院中甲辰年日記則　先王自其年七月十七日有頭疼之候寢膳俱減寒熱煩惱漸就沉重至八月二十日又有膈間煩悶之證二十一日以後水泄不止二十三日四日連進蔘茶終至　大漸其間夜中急召醫官問以當用何藥者至於數次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天降大割疾疢爲

崇沉淹四旬永結臣民之至痛則天海之凶言果何
所憑籍而其時中外人士之絶未聞 證候之若此
者亦何故也臣於此不勝痛泣憤惋直欲無生也及
至丁未臣等被罪屏退之後又聞京外連有掛書之
變而戊申春賊兵果起自稱義擧始知前此天海之
凶言京外之掛書首尾排布脉絡相連凶謀之醞釀
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及聞鞫囚諸招皆以言根歸之
維賢蓋維賢戚連宮掖異於疎遠之臣其言必將見
信於四方之聽聞故諸賊之必敎誘維賢做出凶言
者此也噫嘻痛矣曾在乙巳彼中弔使之來也使譯

官送言於臣曰 主上顔色之慼哭泣之哀有不忍瞻望此東國之福不勝感悅謹致賀語於大臣云夫殿下孝友之至行雖異俗之人尚知敬服而嗟嘆之彼雖賢亦一 殿下臣子亦具人形豈不知 殿下之盛德至善而乃忍與逆賊夢顯等同心和應做出知此凶言耶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有如此賊之窮凶極惡者乎臣實欲手自臠食而不可得也臣於甲辰秋謫居星州全未聞 聖候之違豫邑吏忽報陟遐之音驚痛罔措馳入州城未知緣何 證候致此 大戚問之邑人則邑人不知問之自京往來之

行人則行人不知只自摯號痛隕而已臣猶如此彼
鄉曲之下士編户何從而聞之其心固已驚惑以驚
惑之人心聞凶言之出於戚畹則其勢固不得不信
從況措建 儲爲廢立謂 叅決以簒奪其源委有
自來者乎彼諸道愚氓之望風附賊者亦無足恠矣
及聞賊兵已散鞫囚方張意謂夢顯輩慫恿維賢做
出凶言之情節庶可畢露無餘矣流聞 殿下於鞫
囚之際諸賊向 聖躬直發凶悖之説則 殿下不
忍聞而或至於垂淚至若凶言做出之根柢則初不
窮覈如維賢者亦且無端徑斃竊意 殿下以爲諸

賊已誅凶言豈有未辨之慮而臣則恐其不然雖尋
常誣人者亦必覈其造言情節得其承款書出結案
人得以見之今事關　聖躬罔測之誣而終年訊鞫
曷嘗有一紙取招明白如此者乎治獄之際大抵務
主寬緩所誅率多枝葉爛漫從賊者多傳生議漏網
自在者寔繁其徒而　殿下又嘗頒敎諸道慰安諸
賊之親戚姻友至有嶺南人不拘解由除職之　敎
嶺人豈盡爲逆而有此非常之　處分欲以感悅之
夫罪當厥罪則死者亦不怨恩非其恩則受之者反
惑矣竊覸　聖意以辨明自己事爲嫌而不欲窮竟

且以反側子自安爲心而欲其感恩革心 聖意所
存豈不藹然仁厚而惟彼梟獍之性終難感服反意
殿下之所以如此者出於畏縮而示弱始之匿影懼
誅荼然若負霜之草者顯有豪健自得之狀口雖不
敢言而其意象則可見矣以此人心靡定訛言朋興
民皆荷擔若將有波蕩之勢仰惟 殿下深居九重
亦何以盡燭物情之至此哉噫氷霜之漸所由來久
矣自甲辰 大喪以來危疑之兆誑惑之端不一而
足使人心漸潰而莫覺國勢危動而不安卒之稱兵
作亂半國從叛其蒂固根深滋蔓難圖固非姑息之

仁苟且之政所可化而服也 殿下以關涉自己爲嫌而惟務涵貸以保養凶逆爲意而不欲鋤治此果可以制服凶悍回心嚮道則宜其中外帖然無復可虞而亂亟之不熄騷憂之不止又若此者何哉夫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在恒人猶然 上聖聰明睿試反其本而思之則寧不得其故哉夫 殿下一身宗社之主也 聖躬受誣卽 宗社受誣也 宗社受誣而能國其國者未之有也 殿下縱自輕其可不恤 宗社之受誣誘以自己事而不思所以昭晰辨破也哉昔我 仁廟聖祖盛烈大業有若青天白

日而其時凶逆之輩猶且飛語　上國登之野史

殿下爲先辨誣之舉歷累歲而彌勤况此維賢輩詬

天於幽隱之地吠日於虛無之中惑亂衆聽震撓國

中則其爲後世之慮尤當如何而尚可因恬而不知

辨乎夫誣及　先朝則辨之誣及　當宁則置之在

異國則辨之在彼而祈請之在本國則辨之在我而

泛忽焉古今天下安有如此義理乎且　殿下雖以

自己事爲嫌而爲臣子者亦且坐視而不以爲意揚

揚從仕行呼唱於道路而已則惡在其主辱臣死之

義乎　殿下又以可怒在彼已何與焉爲　敎夫可

怒在彼已何與焉卽程子之言而指大舜之誅四凶也究其旨意恐不襯合於今日事而況程子又曰堯擧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四人者憤怨不平而顯其惡故舜因其迹而誅竄之也以此觀之四凶之罪豈不關涉於舜之自己而舜不以爲嫌而誅之所謂已何與焉者奉天命行天討而無一毫私意於其間也大凡恐人之謂我爲私而不敢循天理之當然則這便是私也大舜豈爲是哉雖然 殿下前後處分旣已屢失機宜不能讋服凶徒則誠難以善其後矣竊伏念惟我 東朝兩 殿下若聞 聖躬之受誣

若此國勢之可憂若此則必當驚心痛骨憂遑迫切
盡將甲辰 大喪時證候本末明白 下諭打破凶
言以定人心以延國脉而下無陳禀之舉則其何以
俯燭外間事勢乎臣焦憂百端反復深念昨年移書
於今領相臣洪致中勸令率百僚庭籲於 兩東朝
得其 下教頒布八方則答以吾意正如此當奉以
周旋云矣未幾致中遭人言而出城及至今年之復
入也臣又移書以勗之則致中之答亦如昨年矣今
至累朔尚且寂然臣未知其故而此一着亦漸後時
臣竊爲之痛迫也夫 先王證候詳載藥院之日記

矣使人人皆得以聞知則庶爲辨誣之一資而又得
兩東朝之誥諭昭揭中外則可以尊　聖德於日月
之明鞏國勢於磐石之固今日之急務果有加於此
者乎今之士大夫豈不知　聖誣未辨之前不可自
立於天地之間而汔未聞有一人明言極論以明吾
君之受誣而只逡巡循默而已者何也其言似若仰
體　聖上不忍聞之意而實則姑息之愛也　殿下
亦嘗於變亂甫定之後　命詞臣作文播告則是空
深究凶言之所由起明白說盡使中外人心不迷於
向背之幾而含糊爲說未能劈破頭腦殊無爲國家

至誠惻怛之意若是而可能析姦萌而服人心乎臣
實籲之伏乞　聖明亟命廟堂使之周思熟講明白
布諭于八路凡臣所陳者外有可以辨　聖誣扶民
彝者明目張膽靡不用極以存君臣之大防　殿下
亦宜自謀深惟前日召亂之由痛將一箇𤡮字和根
拔去凡百　處分嚴明廣大洞然無査滓凝滯者則
人心自然悅服禍根自然消絶實國家萬世之幸也
如以臣言爲謬妄迷錯不足採施則亟加妄言之罪
以警一世而猶望將臣此疏頒示遠邇則域中士民
亦庶幾不眩於逆順之辨臣雖明日伏誅於後亦且

甘樂之無復餘憾矣臣無任顒 天望 聖涕泣懇

迫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噫雖失志怨國之徒敢生誣上不道之意此渠輩自速王章者於我何有況諸賊俱皆伏誅既經昨年逆亂之後少有秉彝之心者其誰不知往歲卿心或慮昨年於今則其慮無乃病痛乎此等處心常慨歎於卿者矣引諭之未安其思之未周予不多言矣惟卿少損往日之心快思協恭之義空郎偕來用副之復召之意

因 嚴教俟罪疏同月二十二日呈上覽前疏遂於筵中屢下未安之教且教以藥院之說專出於疑 光佐故公又上疏俟罪

伏以臣國憂熏心如狂如癡欲伸辨誣之義敢陳過計之慮雖知其自失語默之節而若其區區愛 君之血忱庶冀見諒於 聖照矣伏奉 批旨誨諭勤

至慨歎臣言疑其出於黨習無非臣平日事 君無
狀誠信未孚而形諸文字又不能導達指意之致且
愧且悼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然而鄭罰猶不
加 敦召猶不輟夫托以伸辨 聖諭意在傾陷異
己者是何等回邪不忠而尚且寬假之至此朝家刑
法恐不室若是乖舛而臣之惶怖窮蹙尤當如何哉
噫今雖依臣前疏盡將甲辰 大漸時證候首末頒
示中外賊徒之感悟革心固不敢期而其中脅從之
類庶幾有追悔自新之心嗣後愚氓可知逆順之辨
雖被誑誘必不至如昨年之望風歸附豈不爲逆折

姦萌之一大助乎目今訛言交煽人心震撓凶孽多
漏亂兆不息而雷電轟爆於立冬之日虹貫又至再
矣星文之騁妖相續於雲觀之奏古人曰不見其形
願察其影臣思之至此不覺心寒而氣短也臣之本
末長短固是 聖明之所俯燭其不合於 聖朝之
任使臣亦自知況又老昏衰敗尤無立朝陳力之望
而惟是蒙被 殿下生死肉骨之恩糜身粉骨無以
仰報其萬一只擬一謝 恩命必伸微悃而旣有與
人同罪之嫌不可放倒廉義兼且所患尚爾沉苦感
冒未解膈痰益肆寒縮牽引痛勢難堪以此至願未

伸悚惕恒切今又自作罪辜恭俟誅譴一瞻丹墀恐無其日其亦命之窮也席藁累日未有 處分狼狽悶欝不得不冒死號籲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勘臣妄言之罪以警羣僚收還史官以尊國體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愧戰兢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疏之批不過示意卿其安心勿辭亦勿過自引咎亟即登途用副予意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四

所在邑田畓犯標卜數區別懸錄成冊